

龙之冠军

火焰时代系列第一部

E.E. Knight

译稿最后校订：2011.11.24

联系我们：

sundragonshade@hotmail.com

鳞目界域 <http://yinglong.org>

1. The Egg Cave 2. Auron Chained in Ship's Hold by Hazelleye 3. Isle of a Most Unpleasant Dragon 4. Wolf Gathering 5. Auron and the Dragonblade 6. A Fortunate Meeting 7. Dwarves of the Diabern 8. The Markets of Wa'shi 9. Tomb of Thrubairnes 10. Noornodak's Cave 11. Auron Fleece 12. Choice at High Pass 13. The Wizard of the Isle of Ice



1. Auron Fleece 12. Choice at High Pass 13. The Wizard of the Isle of Ice

上篇

雏龙

胜利者书写兽史
——埃尔布莱斯

第一章

炽翼之影 译

雏龙尝到了第一缕空气。寒冷而干燥，和蛋壳中温暖湿润的环境完全不同，他感到一丝兴奋。

一个崭新的世界，和以前那个灰暗静寂、紧紧包裹他的世界完全不同。他曾舒服地蜷缩在自己漆黑的小空间里，迷离中做着梦，直到被一声破裂吵醒。他突然有了种冲动，想要摆脱这个伴随了他很久的窄小空间。他本能地试着伸直脖子，猛地抬起下巴，感觉到鼻子前端的卵齿撞击蛋壳的内壁。只三下，蛋壳裂开了。

空气带来了全新的观感，充满了他的每一寸感官，他兴奋地喷了个小鼻息。

他甩着鼻子，把洞弄宽些，直到能将口鼻完全伸出蛋壳，张开嘴，完成了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呼吸。长长的肺部——几乎等于他的体长，充满了新鲜空气。随着一呼一吸，氧气通过肺部进入血流，令他精神一振。他抽回脑袋，用潮湿的鼻头将蛋壳缺口弄得更大。现在， he 可以把整个脑袋伸出来了。

光线，尽管十分昏暗，却还是晃眼。周围有悉悉邃邃的声音，还有上方发出的深沉的、有节律的呼啸声，这些都勾起了他的好奇。他决定转头向四周看看。

一个巨大的绿色存在环卧在他周围，既陌生又熟悉。在更远处，宽广的岩壁矗立四周，投下巨大的阴影。那是另一个蛋壳吗？比第一个大很多很多倍的蛋壳？回声撞击着盘石，在巨大的空间中相互追逐。

他继续转头，现在能看清周围了。一副难忘的景象映入眼帘：在下面几个脖子长度的位置，两个身影扭打着，每个都有像他一样的脖子、从后腿间伸出的长尾巴。除了颜色，大家一模一样。他们用短粗的四肢推搡、抓挠着对方，张开大口，露出森白的牙齿。他们口鼻上也长有卵齿，和他刚刚用来击破蛋壳的卵齿相同。交战双方的脖子上覆盖着短小的龙冠。红宝石色的雏龙使劲咬住了他铜色的对手，又撕又扯，对手则发出痛苦的哀鸣。

仅仅瞥了一眼这两只幼雏的龙冠，便激起了他本能的暴怒。

他渴望加入战团。他用力伸展身体，蛋壳因承受不了他的力量而砰然破碎，之后他卷曲起身体以便爬行。

蛋壳的爆裂声惊动了红雏龙，它放开铜色对手已经血肉模糊的前肢，起身张望。也就是眨眼的功夫，它奔向岩石，向他攀爬过来。

他没有在其它龙蛋之间坐以待毙，而是选择向上移动到巢的边缘面对敌人，本能地占领制高点。

一条湿滑的东西绊住了他，他低头看去，发现一条带子正从腹部垂下来，一条腿被缠在里面。他弓起背，用一条后腿一把扯离脐带。即便这很疼，也早已被打败另一条雏龙的渴望所淹没。他正好在红雏龙刚露头时赶到巢的边缘，红龙窄缝状的瞳孔因看到他冲过来把自己推回去而变大。

但红龙很强壮，比他强壮得多，他相对瘦小的双臂根本挡不住红龙厚实的肩膀。红龙一

发力，也跳上了悬崖边缘。他们对峙着，张着嘴，发出愤怒的低吼。

他忘记了山洞，忘记了身后那巨大的绿色存在，忘记了巢里正微微颤动的另外两只蛋。他冲向红雏龙，他要将它推下岩壁，他要彻底了结它。

他的噬咬仅仅在红雏龙的鳞甲和龙冠上留下些许划痕。在意识到攻击无效之前，红雏龙强壮的下颌却已锁住他的咽喉。挫败感比恐惧来得更多，他徒劳地抓挠着红雏龙的皮质下腹，眼前一片模糊。

咽喉上的压力消失了。当视野逐渐清晰，他看到红雏龙正在和另外那只带冠的雏龙厮打。铜色的兄弟也爬上了岩壁，为它残废的前肢复仇。它骑在红雏龙的背上，掐着它的脖子，正好在龙冠下方缺乏鳞甲保护的部位。他转过身，一时间还虚弱得无法站立，只得看着。红雏龙又是扭动又是打滚，试图将残废的雏龙压在身下。

他吐了吐舌头，闻到血的味道，鲜血，到处都是。从自己身上、受伤的铜龙身上、还有红龙的腹部喷涌而出。红龙的肚脐流着血，那是曾经连接卵囊的地方。

他动了动脑袋，发觉脖子还有些力气，于是他就用了。他将口鼻前端的卵齿刺入红龙肚脐的孔洞，向上猛挑，撕裂着他同巢兄弟的内脏。

他把卵齿插得更深，鲜血灌满了他的鼻孔和眼睛。他听到一声极度痛苦的尖叫，接着铜龙锁住了红龙的咽喉，惨叫被打断，只剩下恐怖的窒息声。

挣扎停止了，铜龙扔下了那已经粉碎的脖子。

他张开嘴，向他仅剩的兄弟径直走去。铜龙移向旁边，以保护它受伤的前肢。离边缘太近了。他如公牛般向铜龙冲去，使劲撞向它，用眉骨上方的鳞甲当作战锤。残废的前肢让铜龙无法抵抗这股力量，尖叫着跌落下去。

跌落并未致命。他向下看去，看到铜龙躺在下面，传来急促的呼吸声。这时，身后蛋壳破裂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转过身。

又有两个同胞从蛋中伸出他们的脑袋，虚弱地吱吱叫着。绿色的，没有龙冠。他放松下来，朝红龙的尸体走去。他懂得了什么是饥饿。流出的鲜血已经变成了小池塘，光是舔食鲜血看来还不够，他开始咀嚼红龙的尸体。经过尖牙的不断努力，他终于撕下一大口鲜肉，紧接着又是一口。这顿饭令他充满了力量，要是他铜色的兄弟再次爬上来，他能毫不费力的把它推下去。

另两只雏龙，两只母龙，好不容易才从蛋壳里爬出来。当她们终于来到他身边时，还拖拽着那个无力摆脱的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的卵囊。他让她们也吃一些。他感到口渴，于是从尸体旁跑开，到岩石的一个狭窄角落，在那里喝到了从洞穴墙壁上流下的一股细水流。这令他精力充沛，感觉就和进食时一样，不过两者都及不上他将他兄弟推下巢时的感觉好。

他打量着这个山洞。巨大洞穴的底部生长着什么，发出蓝绿色的萤光，斑斑点点。靠近崖壁的地方最旺盛，那里他嗅到龙粪的味道，既陌生又熟悉。山洞顶部居住着其他小生物，比他个头还要小。新世界如此令他着迷，以至于他都没注意到他兄弟又爬上来了。

妹妹们用嘶声发出了警告。他急忙爬回尸体旁，但那受伤的公龙已经从尸体尾部撕下一块肉，飞快地逃走了，步履笨拙但几乎和他用上四条好腿时的速度一样快。他只能远远的对铜色公龙又跳又跺脚。那公龙也不理他，只顾吃那块尾巴肉。

“亲爱的奥隆，我的骄傲，将来有一天你会成为一条杰出的巨龙。”

于是，奥隆知道了自己的名字。他迅速转身，寻找这如耳语般的声音的来源。

“这是你妈妈在说话，奥隆。我很高兴你能听到，这说明你现在很健康。”

他听到上方传来的话语，发现母亲铲形的头正俯视着他。他母亲，像山那样大，倚靠在洞穴的墙壁上。他嗅着她的味道，闻起来比周围的血腥味还要舒服得多。

“我知道这很奇怪，你现在还不能说话，等你长大一点才能学会。但你能听懂——还在蛋中时你就能听懂。我给你讲过故事，记得吗？”

母亲的声音很熟悉，但他不记得任何故事，只有模糊的梦境、图景、感觉，充斥在脑中。在最初的吃惊之后，她的声音令他完全放松下来。他感到自己的眼睛闭上了。

“是你睡觉并长大的时候了，小奥隆。别担心，你和你妹妹们很安全，我们住在很深很深的地下。没有刺客能来到这，你父亲守卫着这里。”

她开始唱歌，他认出了这个曲调，一点都不陌生。他伴着美妙的歌声睡着了。

听啊我的宝贝，现在要听仔细，

只有七个杀手，巨龙必须警惕。

首先当心骄傲，盲信自己的能力，

低估了敌人的勇气。

永不嫉妒他龙的力量和财富，

黑暗的阴谋只令自己死不瞑目。

你的愤怒不能赢，当长枪刺穿你的鳞，

怒火淹没精明，时刻保持理智的心灵。

巨龙需要休息，但懒惰必须抛弃，

常年的懒散，令刺客有机可乘。

‘贪婪是好事’，蠢龙才会这样以为，

直到一堆堆财宝引来图财害命的贼。

饥饿是本能，暴食是拖累，

肥龙可没法自由的飞。

对荣耀、伴侣、宝石的淫欲，

令鲁莽的小龙走向最黑暗的结局。

遵循这些智慧，我的小龙，

你的龙生从此与众不同。

第二章

炽翼之影 译

“我家族里从来没出现过灰龙”父亲抱怨道。

父亲的身形比母亲巨大得多，此时正像蛇一样盘踞在一块巨型钟乳石上休息。他双目如炬，闪耀在覆满鳞甲的眉骨、龙冠还有六只角的阴影下。父亲铜色的鳞片反射着山洞中苔藓发出的绿色荧光。

父亲对小奥隆有股严厉且咄咄逼人的味道，一点不像母亲那样温柔。他把头蜷缩在灰色的肋部，有点害怕父亲的语气，但仍然抗拒着没闭上眼睛。

“你很清楚我父亲是灰龙，奥雷尔。我们交往时我就告诉你了，你当时并不在意。”

父亲高高地伸长了强壮的脖子，喷着鼻息。有那么一会儿，奥隆还以为他要咬母亲。

但是他放低脖子，伸出分叉的舌头，拂过母亲的脸庞。“我当时在欣赏你的翅膀，亲爱的。它们迷住我了。我从没见过少女能有那样宽阔的翅膀。我那时几乎什么都没听见。”

他父母摩擦着鼻子，回忆甜蜜的时光。

“我们应该高兴——三只雏龙。对我们的第一次来说，很不赖。”母亲边说边用尾巴将奥隆的两个妹妹抱近了些。雏龙轻声咕哝着，但没被吵醒。

“话说回来，真见鬼，”父亲继续道，“一只红的，一只铜色的，和一只灰的，到底发生了什么？红的死了，铜色的残了，灰色的赢得了巢穴！”

“红色的打得不错，我的大人。只是过于热切、冲动。他没有完全解决铜色的，就把他丢在一边。”

“就像他的祖父，愿他在黑暗中安息，一条值得歌颂的龙。但我还是看不出灰色的怎么会比他或者铜色的还强。”

“他用了他的卵齿，我的大人。”

“他做了什么？”

“从卵囊的裂口撕碎了他的内脏。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父亲俯视着奥隆，目光中流露着新的兴趣。“聪明的小讨厌。”

“卵壳在上！别这样称呼我们爱情的结晶，奥雷尔！不管喜不喜欢，他是你的冠军。想想看他喷出第一股真正的龙焰时你该有多骄傲。”

“我怀疑……”父亲沉思道，“一条灰龙，薄薄的皮肤，一个拿弓的精灵就能——”

“他速度将很快，行动又安静。”母亲反驳道。

“或许。”

奥隆从父亲那收到一幅思维影象。失窃的绵羊，呐喊的战士，战马隆隆的蹄声。他感觉到旧伤疤，覆盖着奇形怪状的鳞片。他打了个冷战。

“看！”母亲喊道。“他已经在亲近你的思想了。他在向你学习。教他。”

“在适当的时候。或许铜色的能夺回巢穴？”

“不太可能。奥隆已经压倒了他，机敏又灵巧。”

父亲向下看那铜龙，他已经找了个远离巢穴的石缝躲了起来。“这样的话或许该仁慈些，只要——”

“不。他必须拥有自己的机会。我听到他捕食蛞蝓和老鼠。饥饿很快就会驱使他出来的。你做了两条公龙的父亲，我的大人。想想吧！五个蛋活了四个。写在你的生命之歌中，多美妙。”

当父亲思考时，他的鳍状扇形鳞甲从龙冠处伸展开来，遮住了敏感的耳洞以及颞后部两颗颈部心脏的脉动。之后，鳞甲收回了鞘里。奥隆感觉到他自己的鳞甲也微微滑出了，但和父亲的相比脆弱得多。

“或许你是对的。这有价值。”父亲说道，仿佛他自己想出了这个主意一样。“不过你可能得帮我一下。我不擅长遣词造句。”

“我记得你情歌里的每一个字，真难听。不过我仍然选择了和你比翼双飞。”

“如果我的歌这么差，那你为什么？”

母亲的皮肤再次变暗，同时奥隆看到一幅心灵图像，父亲在地表世界的光芒下闪闪发亮，头上只有四支角但仍然强大，一边挥动翅膀一边歌唱，树木几乎被双翼卷起的风连根拔起。

“你的角，我的大人，”随着母亲的话，她的皮肤变成了璀璨的碧绿。“上万个鳞片反射着金色的阳光，你的吼声震慑云端。你的存在迷倒了我。我失去了我的理智……还有我的心。前者已经回来了……但后者将永远属于你。”

奥隆的鼻子又痒了，他努力抑制住想要用卵齿在岩壁上蹭一蹭的冲动。他看到妹妹们的卵齿在和母亲的鳞片摩擦时脱落了，然后决定还是不要失去他自己的比较好。他的卵齿还微微残留着兄弟的血腥味，提醒他卵齿曾起到的作用。铜色的龙还活着，他担心或许以后的战斗中还能用得上它。

“爬母亲”的游戏令他从不舒服的想法中解脱出来。他顺着母亲的脖子爬到她头上，站在那冲下面的妹妹们大喊大叫，炫耀他的壮举。

她的尾巴更有挑战性，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的摆动，直到他头晕眼花。当她的尾巴低低地扫过时，他看准机会一个飞扑，结果却从妹妹们头顶上摔了过去，好在落地前他本能的用尾巴作缓冲抵消了部分冲击力。

“再来一次，妈妈！”他吱吱叫着，从她的腰部爬上去。带钩的爪子令他很容易攀登母亲覆满鳞片的身体。

“别玩啦，”她反对道。“吃点东西吧。”

他这才觉得饿，于是跑回去吃那匹吃了一半的马，那是今早父亲带回来的。这比父亲前两天带回的那些蛋大小的垃圾食品好吃多了。不过母亲看起来倒是很满意那些玩意，即使有马肉可吃。

“希望我们每天都能‘马’，妈妈。”他说。他的妹妹们很快跟过来了。她们真是没用的包袱，唯一会做的只有吃和睡，还有喋喋不休的聊天。当他试着和她们做些有趣的事，比如摔跤，她们就躲进母亲怀里吱吱叫。他几乎希望那铜色的兄弟能来抢马肉了。

“父亲必须在上面的世界狩猎才能带给我们马肉，奥隆。他没办法长期供应。”

“为什么？”

“这要冒风险，亲爱的。你和妹妹们的珍贵无以言表。他不敢把我们独自留下。”

“为什么？”

“可能有人来抢走你。”

“谁会来？”

“在合适的时候，你父亲会告诉你的。”

奥隆像发怒的猫一样弓起背，“我会打败他们，妈妈！”他走到巢边向下看，寻找敌人，看谁会来伤害母亲和可怜的妹妹们。在这样想的时候，他的鳞甲从头两边降下来，和龙冠摩擦嘎嘎作响。

他听见他的兄弟在下面的什么地方，在洞壁边的垃圾里捉老鼠吃。他像挥出的鞭子一样迅速折回，冲到马的残骸旁。

“风和沙呀。看看你的速度有多快！不过现在该休息了，奥隆。等你长大了，也会有自己的幼雏需要保护的。”

“还不困！”他坚持道，盯着妹妹们并做好战斗准备。她们缩到母亲后面，嚶嚶的哼着。

奥隆打了个嗝。腐肉的臭味令他平静下来。但吃剩的马仍然需要守卫。母亲温暖的怀抱在向他招手，然而他在没吃完的马头旁边蜷缩下来。如果母亲说的没错，要等好几天才能有新的马肉，他总觉得铜龙会来偷走这些，他可接受不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马的残骸进了巢下面的垃圾堆，一点肉都没剩下。奥隆觉得是时候探索一下整个山洞了。要是他兄弟敢来抢巢穴，他有足够的自信能给他好好上一课，虽然想杀死他的那种欲望已经衰退了。

从龙巢看起来山洞像个巨大的广场，而近看却是另一番景象。那里遍布巨大的石笋和上面倒挂的石钟乳，很像他口中的牙齿，只是排列更凌乱。那里有很多岩石裂隙，对他父母而言太小，却正合适一条好奇的雏龙。有的地方洞顶很低，刚好能让他骚扰到蝙蝠。

远离龙巢的气味，他在洞底的小水塘和杂物之间嗅来嗅去。四周水的滴答声像音乐般美妙，每一滴都有它的音律，从节奏缓慢的大水滴到节奏轻快的涓涓细流，都从洞顶直落到地板上。

钟乳石几乎像母亲的鳞甲那样容易攀登。他试着爬上了一块较高的钟乳石，学父亲那样

盘踞在上面。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他凝神不动，只剩眼睛四下打量。他向下看，发现自己的身体几乎和岩石融为了一体。模糊的深色的条纹刚刚能从灰色中分辨出来。他在变成不同的颜色吗？母亲说龙有许多种颜色，虽然母龙通常都是绿色的。妹妹们对颜色的问题刨根问底，将父亲给她们玩的闪亮石头排列成复杂的图案，对应歌谣中的每种颜色：

赤红黄金青铜蓝，

诚心侍君莫隐瞒。

亮银漆黑黄铜白，

谁龙将拥奴入怀？

奥隆在想为什么歌谣里没提到灰色。难道自己有什么毛病？这问题困扰着他。不过只持续到他的舌头捕捉到食物的踪迹——新鲜蛞蝓的气味为止。

第三章

翻译：Amolla 校对：炽翼之影

就这样一个季度过去了。蝙蝠们变得慵懒，排泄周期也变得缓慢。生长在蝙蝠粪便上的发光真菌也从一大片地毯收缩成点点的绿斑，看上去就像洞穴里的星星。

奥隆饥肠辘辘的在洞穴中觅食。洞穴中蛞蝓的痕迹已经变干了，但仍然逃不过小龙日渐敏锐的鼻子。蛞蝓也和蝙蝠一样变得行动迟缓，只刚刚够它们从一个藏身地移动到另一个。

就连从来不同奥隆一起玩耍活动的妹妹们也开始觅食了。虽然她们寻找食物时不如他那样积极，但是她们很会预测那些无脑蛞蝓的活动路线，总能选对地方逮它们个正着。

奥隆的腿脚现在长长了一点，四只脚趾上的爪子变得比以前更尖锐，三只长一只短。后肢比前肢更有力结实，轻轻一跳就从鸟巢跃到地板上。他后背上的黑色条纹颜色加重了，身上的灰色也变得更深，除了肚皮还是蛞蝓一般苍白。他浑身的皮肤坚韧厚实，他可以扭动身子挤进那些即使比他个头小的兄弟也不能企及的石缝中。在无休止的洞穴探险中他总能发现他兄弟的踪迹。而且偶尔他会瞥见他瘸腿的兄弟的身影一闪，潜入瀑布下方的湖中。

蛞蝓爬行的痕迹消失在地板上的一条裂缝中。石缝周围环饰着干燥的真菌，饱含休眠的孢子等待细碎水流的滋润。奥隆在石缝周围转着圈，发现如果他能移开一块大圆石头，就能穿过这石缝继续追踪蛞蝓。

他挤进石头下方的缝隙，想利用肩骨撬起石头一端，但是无济于事。接着他聚集力量使劲推——直到两眼发黑也没有成功。石头还是一动不动。他一边从石头底下钻出来，一边气急败坏的抽动他的尾巴。

“Pogt!”他骂道，这是句矮人语粗话，他从妈妈传给他的某段记忆中无意间学到的。

他把自己的脖子曲成一个用于威吓的弯度。他感到胸骨后面有什么咕咕作响，他脖子上的肌肉骤然收缩，然后猛地像岩石喷吐出一束淡黄色液体。

真是太奇怪了。

奥隆嗅着喷吐物散发出的气味，这股味道微微灼烧着他的味蕾以及鼻粘膜。他厌恶的哼了一声，转身回去找母亲。他想她应该能够移动那块石头，于是他又爬回了鸟巢里面。

“妈妈，有块石头，妈妈！蛞蝓钻到洞里面了，可是有块石头挡住了道！”

母亲睁开了眼睛。现在她瘦了许多，整天只吃孩子们吃剩下的东西。然后她又把眼睛合上了。

“妈妈！我搬不动那块石头，帮我搬走它吧，我就可以抓蛞蝓了！”他央求道。

“安静，奥隆。你要把洞顶的蝙蝠都惊醒了。你真是太吵闹了。”他的妹妹们也停止打盹，同意似的望着他。

“妈妈，就一下下！妈妈，求你了，我好饿啊！”

“是干涸溪流上的那块石头吗，奥隆？”

“是的。”

“那块石头是你父亲有意放在那里的。他也许会帮你搬开它。你就让我睡觉吧。”

“可是蛞蝓会逃走的！”

“蛞蝓或者甲虫，随它去吧。你的父亲很快就会回来的。”

“可是——”

母亲的尾巴猛地抽动过来，尖细的末端刚好扫过他的鼻子。他感到眼窝一阵刺痛。“啊噢噢噢！妈妈，你也不用打我吧！”

他的妹妹们胜利般互相碰触鼻子，交换了一个满意的眼神。奥隆忽略她们得意的呼噜声。

“我又没做错什么啊，”他辩解道，声音却安静多了。

“别抱怨了，你慌慌张张的让我心神不宁。找找地板上应该有死蝙蝠吧，如果你真的那么饿的话。我整天都能听到它们掉在地上的声音。这冬天真是没完没了！”

她来回地扭动自己的脖子，奥隆知道这是她在倾听父亲是否回来。

“我们必须有耐心，奥隆。”

但是一个只有四个月大的小龙很难有什么耐心，所以奥隆将等待的时间都花在试图挪动那块石头上。他尝试了所有可能，推、拉、滚；还有从不同的角度挪动它，可那块石头纹丝不动。最后，他筋疲力尽的趴在石头上睡着了。

父亲归来时弄出了很大声响，将他从睡梦中吵醒。以前他可没这么吵，动作非常安静，奥隆甚至是先嗅到他的气味才听到他的声音——当然是相对于他巨大的体积来说的安静。但是这次奥隆听到了他从洞顶通道穿过的声音，还有他的脚步声也很奇怪。

难道是父亲受伤了？

奥隆爬上一条石笋以便看得更清楚。父亲爬进了蛋巢，嘴里衔着什么东西，爪子里也握着什么。是食物！

蛋巢的边缘处，父亲正在同母亲争辩。“你会吃到一整匹马，这事儿就这么到此为止了。”父亲粗声说道，“为了找食物我可惹了不少麻烦。”

青铜龙的下颚不停地动着，奥隆看到他在用舌头搅动嘴里的东西。一颗象牙白的牙齿掉了出来，已经破碎并沾满血迹。

奥隆看到父亲脖子上插着带羽毛的箭杆，侧腹部还有根更长的木杆。“爸爸，你身上有根矛！”他说到。

“什么？”父亲探出脑袋嗅了嗅侧肋。“矛可没这么长，灰龙。这是长枪，是骑在马上的人用的武器，他们可以拿它将你捅穿。假如他们能让他们的马冲向一条龙的话，就会这样。”

“再往右边挪一点，本来这枪可以扎到你屁股上的。”母亲轻笑道。

奥隆不得不努力闭紧嘴巴以防大笑出来。

“所以就是这些让你费了这么大力，”母亲继续说道，嗅了嗅其中一匹死马，“你就带了

两匹死马飞回来了？”

“至少飞了两个地平线，我的下颚肯定要酸痛一周了。真正耽搁我的是这个。”父亲张开他的爪子，一大堆布料、绳子还有碎木头掉在地上。

“这是什么？吃的吗？”他的妹妹吉扎拉问道。

在那堆破布料中，奥隆看到一只前臂露了出来。一条远比他瘦弱的胳膊，比例奇怪，爪子四长一短——爪子这词可能不太合适，因为这生物并没有尖利的指甲。

“这原本是个帐篷。我趁夜袭击了他们，他们的马四散奔逃。有几个设法爬上坐骑。勇敢的人——他们选择战斗而不是逃跑。”

布料下有什么东西窜出来，用两条后腿逃跑了。它在黑暗中蹒跚而行；恐惧的喘息声在冰冷的岩石间回响不绝。

“这是人类，奥隆。追上他，让我们看看你捕猎的本事。”父亲说道。

奥隆立刻开始了追捕，既是受到父亲的驱策，也是被那人类的逃跑所吸引。空气中满是血和死马的气味，但奥隆还是能凭借人类身上散发出的另一种难闻的气味追踪到它，有点像父亲曾捉给他吃的一头死狼的味道。

那两足动物觉察到奥隆的来袭，正试图爬进一条石缝中。奥隆抓住了它的腿往外拖，四爪并用。人类的体型比奥隆大，但奥隆却比它更强壮。他将它拖到开阔地中。

但人类用脚猛踹他的眼睛，又朝他的鼻口踢了一脚，比母亲打到的那回疼得多。奥隆不得不放开人类，鼻子里和嘴里现在只有自己的血的味道。但他与猎物的距离已经足够近，仅凭视力和听觉就能逮到它。

人类爬远了，在石缝中疯狂的寻找掩蔽处。它的颜色看上去很古怪，就在奥隆奋力扑向它时，他注意到人类身上的皮肤可不止一种颜色。

他压倒了人类，然后向它脖子狠狠咬去，但只咬到了它的前肢。那人以被咬住的右臂为轴心扭身前翻，奥隆在从前与妹妹们漫不经心的角力中从未见过这种奇怪的动作。人类的前肢比他想象的更有力气。

奥隆的前腿腋窝处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上方，父亲头颅巨大的阴影笼罩过来。只是一瞬间，人类的脑袋就被巨龙从脖子上咬了下来。鲜血就像喷泉一样到处泼洒，死尸颓然倒地，奥隆继续攻击这具无头尸体，用尖牙撕扯着肉块。

“奥隆，停下。”父亲低吼道。

奥隆瞬时停止了动作，嘴里还咬着死尸的肩膀。

“看看它的手里，奥隆。这人类拿着一把刀。”

他把自己的身体拨离刀刃，闻了闻腋窝上的伤口。一股血流从那里涌出来，和地板上的人类鲜血混在一起。

“爸爸，我会死吗？”

“不会，你相当幸运。把伤口舔干净吧。”

奥隆低下头为自己愈伤，而父亲则继续他的讲话。

“当你像刚才那样跳的时候，你要使用后腿进行攻击。而现在你使用嘴攻击的次数太多了。如果猎物已经半死不活时，咬它脖子是正确的选择。但当你刚抓住猎物时，记住，猎物也同时抓住了你。你应该使用后爪死死抓住它并蹬踹，剖出它的内脏，这样战斗才更为有效。”

“我知道了，爸爸。我的鼻子也受伤了。”

“许多即使已经离巢的小龙在第一次猎杀人科动物时也伤得更重。你做的不错，我的冠军；我曾经在地表上追踪了数月才抓到一个，还只是一只饿的半死的兽人。抓羊要轻松些。”

“我可以吃了他么？”

“他是你的猎物。”父亲说道，一边吞下了人类的脑袋。“嗯，至少大部分是。”

奥隆满腹是噬骨的饥饿，接着就在他的牺牲品身上狼吞虎咽。母亲教育过他吃东西不要囫圇吞枣，否则一会儿会吐出来；但父亲似乎更理解饥饿的滋味。

“这都是你母亲的主意，她的父亲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我刚才或许是帮你避免了更为糟糕的后果，但是你要记住，人科动物会制造工具以弥补他们力量的不足，还有制定计谋和运用魔法。他们胆小而懦弱，会借用小铁片来防身，但你挺过来了，不是吗？”

父子俩分食了那具尸体。父亲咀嚼着骨头，而奥隆则吃掉了大部分的精肉。他鼻子上的血已经止住了，父亲两肋鳞片在战斗中受的伤也愈合成深色的脓痂。

“爸爸？”

“什么？”

“那块大石头下面是什么啊？我要追踪一只蛞蝓，但我移不动它。妈妈说是你把它放在那里的。”

“你无法移动它，这我并不奇怪。你的体积还不够大。”

“你能帮我移开它吗？”

父亲用舌头舔舔牙齿，想了一会儿。“你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狩猎，我们的冠军。所以我想，你不再是一头幼年的小龙了。跟我来吧。”

父亲带着他走到那块石头旁。他垂下长长的脖子，仔细嗅了嗅石头上奥隆喷出的那滩液体。

“你已经长大了，这正是你的燃引。也许再过几个季度，你的喷火囊就能吐出真正的龙焰了——只要你的饮食正常。带脂肪的肥肉会滋养你的喷火囊，你爷爷常跟我这么说。”

奥隆知道有关龙焰的事情；他的母亲说过一旦喷出龙焰，就标志着雏龙成长为幼龙。他的身体能够在喷火囊中贮存某种液体脂肪，在喷出时混合这种称为燃引的物质就会成为龙焰。母亲无所不知。

父亲将巨石推到一旁。

“你怎么才能爬下去呢，父亲？这洞口太小了。”

“我的脖子能伸进去，这洞也并不很深。你爬下去看看吧。”

“里面危险吗？”

“是的，但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危险。”

奥隆嗅了嗅洞里的空气，但鼻孔里全是凝固的血液的气味。他在洞口犹豫不定。

“给你点亮光怎么样？”父亲问道。他轻咳一声，一小片火星飞跃到干枯的苔藓上。

火光照亮了一条逐渐变窄的洞穴，所以即使奥隆掉下去，也不会掉太远。

“父亲，我看不到有任何东西。”

“爬到里面去看看。这洞并不深——还没有我的脖子长。”

奥隆用他受伤的那条腿试着踩了踩，觉得它还不能支撑他的体重。于是他尾巴朝下爬了下去。

有什么东西在洞底闪烁，反射出燃烧着的苔藓的光芒。奥隆爬了过去，然后立刻就屏住了呼吸。真是太神奇了。

如同河流一般的银子铺满了地板，从已经腐蚀的容器中溢出。闪闪发光的小圆金币盛满了样式古老的箱子；还有遍地都是那种他妹妹们喜欢玩耍的彩色石头散落其中。

父亲朝洞里扫了一眼。“壮观吧？这对于龙的宝藏来说还不算多。我倒宁愿用这些金子填腹而不是观赏。想要的话就吃下一两口吧。如果你之前还没有偷偷吞下一些的话。”

父亲沉浸在往昔的记忆中，轻笑着。

于是奥隆啃下一大口硬币。它们一点味道也没有，所以他把它们全吐了出来。

“这是为何？”父亲惊呼道，“哦。对了，你没有鳞片。这就解释了你的行为。当我的父亲第一次向我展示他的宝藏时，我一靠近它们就开始本能的攻击我的父亲。”

“为什么我没有长鳞片？”

“因为你是一条灰龙，我的儿子。这意味着你必须小心：你的皮肤更容易被损伤。但另一方面来说，对金币和宝石没有兴趣的你就可以居住在地表世界，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远离人类。而其他的龙必须在地下世界中寻找重金属来满足自己，要面对矮人和兽人的袭击——或者必须从人类和精灵那里偷取金属。”

“你是从哪里找到这些东西的？”

“城镇、货车……有一些是你母亲的。她曾经帮了一些矮人一个忙，帮他们清除一窝兽人。于是他们送给她那些银子。很可爱，对吧？让我想起了美丽的月光。”

“那些矮人没有杀害她？”

“她行事很小心。她每次只会见一个矮人，并且是在地表上。你知道的，你母亲很擅长外族语言。”

“为什么龙要帮助那些试图杀死我们的人科动物？”

“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直到我的敌人消失。’”父亲说了句谚语。“当她帮忙清除那窝兽人时就发现了我们这个洞穴，她认为这里非常适合居住。于是一个尾扫就解决了陪同而来的两名骑兵，我可以这么说。”

“我会记住这些的，父亲。”

“这才是我的小龙！”父亲轻声笑道。“聪明的小讨厌，对不对？和你的妈妈一模一样。不过当你慢慢长大后，你会遇到许许多多想要追捕你的东西。”

“追捕我？有什么东西吃我们吗？”

父亲伸长了脑袋，奥隆连忙后退以防撞到他长满头冠和尖角的巨大脑袋。父亲看上去总是很愤怒，但也许只是因为他眉骨的弯度所致。

但父亲只是伸过头用舌头轻轻舔了他一下。“不，我的冠军，没有什么东西能猎食龙族，除非他们走了好运。”

“那么是为什么呢？”

父亲低下脑袋，留出空间让奥隆从洞里爬出去。奥隆爬过父亲头上的头冠和尖角，一直攀爬到他脖子上。

“你跟你的母亲一样，满脑袋都是问题。嗯，这就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很久以前我父亲讲给我听的，就像我的祖父讲给他听。我想我有这个疑问的时候比你还大一点，不过你是个聪明的小龙，所以我现在就告诉你，如果你想听的话。”

“是的，父亲，快告诉我吧。”

父亲闭起眼睛，许久之后又睁开。这就是他告诉奥隆的古老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地表世界还没有成型，地下世界则是一片混沌。太阳拥有四个伟大的使徒，他们一起塑造了这两个世界：一个光明，一个黑暗。他们塑造了河流、山川、海洋、荒漠、洞穴还有云朵。当世界组建完成后，太阳命令其中两位使徒在地表世界中制造生命来崇拜她。这两位使徒一位是风，另一位是水。水创造了植物，风创造了飞鸟与走兽。于是花朵为太阳张开花瓣，鸟儿为太阳的升起欢歌。

“月亮很嫉妒太阳被万众瞩目，而他自己却丑陋、满脸坑洼并且邪恶可憎，狼群都会在夜晚对月嚎叫以提醒其他动物月亮的到来。于是月亮说服另外两位使徒，也就是火与土，在地心的深处制造一个捕杀那些太阳崇拜者的杀手。使徒们制造了兽人，你还没见过兽人，对吧？他们有弯曲的脊背，多毛的长臂和尖长的手指，轻易就能扭断小龙的脖子。

“于是灾难降临于大地，兽人杀害吞食了很多风与水制造的生物，并且吃得越多，生的也越多，他们就像苍蝇一样充斥整个世界。太阳非常愤怒的要求月亮道歉，但月亮拒绝了，还远远躲开太阳。最终太阳只好命令四位使徒合力除掉满地的兽人。

“虽然土、风、火和水都会剥夺生命，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了做别的事而偶然造成的。他们忙于维持世界的纯净和平衡，而没有太多时间来除掉兽人。不过他们可以创造新生命，所以他们决定合力创造一种生命，它们不像其他动物和鸟类一样会被兽人吞吃，也不像植物一样会被砍倒。使徒们苦思冥想，经过很多次尝试后——其中某些试验品如今还在世界各处游荡，他们终于创造了龙。

“每位使徒都给予龙族一样礼物。土赋予龙族坚硬如铁的盔甲，兽人根本无法咬穿或抓伤；风赋予龙族飞翔的能力，使得它们能够到达任意地方；水赋予龙族柔韧性；而火送给了他们最重要的礼物：龙焰。

“于是龙族在饥饿难忍中飞向世界，四处猎食兽人并驯化他们。所以兽人憎恨我们，但

另一方面也崇拜我们；我们就这样驱使、吞食他们，看到合适的还要奴役他们。兽人的覆灭使得地表世界和地下世界终于重归平衡，上方太阳满意地望着这一切。

“‘干得不错，使徒们。我应该感谢你们中的哪位呢？我想要嘉奖完成这任务的那位。’

“每位使徒都声称是自己的功劳，坚持认为是他或她赋予龙族的能力致使我们如此强大。于是他们之间开始了永无休止的争吵。

“‘既然你们争论不休，又没人能够证明自己的努力，那我就先保留我的奖赏吧。’看到此景，太阳满脸厌恶的这样说道。

“失败的使徒们退缩进他们地表和地下世界的位置中，暗中打起了主意。他们的想法同样贪婪：‘如果我能证明自己是最有功的那个，我就能得到太阳的奖赏。但如何证明呢？我知道了，我要制造出一种连龙族都能杀害的生物！’

“于是在深深地底下，土创造了掘地的矮人。他赋予他们能够掀开龙鳞的强壮手臂和厚实的皮甲，以及大山一样的坚韧不屈。

“水，以她缓慢细腻的智慧，制造了居住在绿色植物之间的精灵。他们就像大树一样长寿，走路像被风吹起的树叶一样无痕。他们是有耐心的猎手，视力与听觉同样敏锐。

“高高在上的风创造了人类。他们是游荡者，是猎手，他们可塑性极高，虽然不如大山一样稳固坚韧，或如高树那样耐心的等待四季变换，但能够在两种品性之间任意转化。

“火是最懒惰而善变的一个，他没有动手创造生命，而是教授另三位使徒创造的生物以魔法，通过魔法，他们就能够统治或杀害龙族。然后迟早统治或杀害所有其他生物，有朝一日他们将能把火之使徒送至空中，取代太阳的位置。更糟的是，火焰教授了魔法师们创造的能力，这样他就不必亲力亲为了。

“但是就像创造他们的使徒们一样，三大种族也陷入了纷争与不和。他们彼此争斗厮杀，人类征讨着精灵，把精灵全部杀光后就自相残杀。很不幸，三大种族却会合作对抗龙族，在那远古的岁月里我们过于傲慢自大，不知恐惧为何物。

“经过长年的屠杀，龙族再也无法统治万物，兽人也死灰复燃，开始侵扰其他种族。打从那起，世界上只剩下使徒的造物们互相之间的战争和厮杀。

“所以现在，我们龙族必须藏匿起来，否则冷酷的杀手会来杀害我们。那些还记得繁荣年代的龙差不多都死了。矮人能够找到我们的洞穴，精灵用木头和水设陷阱，越来越多的人类村落、城堡、道路、和城市将我们逼到无处可去。

“小灰龙，比起智慧我懂得更多的是暴力，但我告诫你：要去学习其他种族的知识，尤其是人类。你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父亲，曾经有次毁灭了整支人类大军，但后来更多的军队连着原来的幸存者一起卷土重来。当他奋力撞碎烧毁那些战争机器时，已经陷入军队的重重包围中，那就是一条非常强壮的红龙的末日。他们适应了——这个词我还是从你妈妈那学来的——他的战斗方式。如果我们龙族想要存活，我们也必须适应这个新世界，否则四大使徒创造我们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龙族将继续衰败，直至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颗龙蛋。”

父亲望向蛋巢所在的方向，深深地吸了口气，好像在侦测敌人的来袭。

“什么叫衰败，爸爸？”奥隆问道。

“现在你还不用担心这个。”

他们一并吃完了人类的残躯。奥隆再次嗅到那把尖刀上自己的血迹，想把它扔进宝藏洞内；但父亲要求他将这武器带回到蛋巢，将今天所见所闻与妹妹们一同分享。

第四章

翻译：Amolla 校对：炽翼之影

洞中的空气变新鲜了，这预示着地表终于迎来了春天。细小的春虫从洞顶缝隙中落进来，几乎不留痕迹。但对于奥隆来说它来得太慢了，现在就连死蝙蝠都很难找到。

随着新鲜空气一并到来的是活水。洞顶缝隙处一开始只是渗出些水滴，然后就变成了细流，最后一道奔腾的瀑布从上方垂下，直至消失在某个深不见底的暗湖中。奥隆不介意潮湿：水滴流过他的皮肤，易似流过岩石。他从积水潭中饮水，从甘美的液体中品尝到地表世界的生机。

水流所触，干枯的苔藓迎来新生。蝙蝠们也开始了他们的夜间活动，归巢时给地面的苔藓淋漓下泛着氨味的新鲜肥料。

万物的复苏甚至感染了母亲，她看上去仍旧无精打采、死气沉沉，但上方的新鲜空气的确令她恢复了少许往日的活力。

“很快我们就可以去地表世界了，我的小宝石可爱们。那里又温暖，食物又充裕，你们不必再整天拿死蝙蝠充饥。”

“那爸爸打猎也会变得容易吗？”奥隆最小的妹妹，薇丝达拉问道。

“是的，但我们的相见也会变少。他将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巡视是否有其他龙类侵占我们的领地。而且，以我们现在的食量，很快就会耗尽一个地方的食物。在同一片丛林中过度捕猎，来年就会挨饿。”

“地表世界是什么样的？危险吗？”奥隆说。

“那里又广阔又美丽，处处充满生机活力，万物歌颂着四位太阳使徒。就算你穷尽一生鸟瞰大地，也只会看到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你们所看到的洞中景象只是地表世界的细微特征，听好了：地表之上，大雨从天而降奏出动听声响，微风穿过丛林和绿地，带来不绝于耳的沙沙声，而海浪永远撞击着陆地，企图寻找大地的一丝破绽。闪电是多情的美人，照亮她每一寸领地以期待情人雷鸣的光顾；而在高不可测的苍穹之上，太阳与月亮安静的穿梭往返，聆听所有动人的生命之歌。

“没错，地表也存在着危险，但你们记住，我们龙族同样危险可怕。世界上没有任何危险比得上一条机警的巨龙。你们知道龙族最可怕的武器是什么吗？”

“龙焰！”奥隆抢着回答道。

“力量？”吉扎拉问道。

“感知力。”薇丝达拉想了一会儿才回答。

“你们说的都对，但不完全对。”母亲说道，“龙族的智慧才是最致命的武器，它协调操纵着你们所说的其他武器，令龙族强大无敌。有了智慧，你们会明白什么时候该飞，什么时候该跑；面对强大的敌人示弱，令其不敢妄动；面对弱小的敌人示弱，令其莽撞；装作无害令猎物放松警惕；声东击西，令追逐你们的敌人找去错误的方向。

哦，真是太好了。奥隆暗自思索。我将要整天疲于奔命，就为了保护我这身无磷的软皮。我的妹妹们倒是什么都不用怕。

“你觉得你的皮肤是弱点吗，奥隆？”母亲问道。

奥隆抬起头看着母亲。她低头嗅了嗅儿子，慈祥地歪头望着他。奥隆可没法说谎，母亲轻易就能识破他的内心。

“是的，妈妈。”

“吉扎拉，爬到那根石笋上去，好吗？”

吉扎拉一如既往的顺从，向一根巨大石笋的基座走去。

“现在听好了，奥隆。”

吉扎拉开始了攀登，奥隆能听到她腹鳞摩擦石柱的声音。

“去爬到那面墙上，奥隆。把爪子收回到鞘内，用你前肢的力量。”

石壁比石笋要难爬多了，但用上脖子和尾巴的力量，他渐渐接近了洞穴天花板。现在他上下颠倒地伏在石顶上，紧紧抓住那里的石头。

母亲伸长脖子凑到他脸旁，直看进他的眼睛。“奥隆，你在攀爬的时候除了呼吸声外，没有弄出一点声音。这是弱点还是强项？”

“这有什么好处？”

“有时候你可不想被其他人听到。如果我现在是一个进洞冒险的精灵，就算我的视觉与听觉都非常敏锐，我也无法听见你爬到哪里，我也看不到你躲在阴影中。你全身的灰色令你完美与环境融为一体，并且没有鳞片，你也不会反射光芒。直到精灵走近发现你时，对他来说已经太晚了。”

奥隆充满了成就感。连父亲都没法隐藏的这么好！“我懂了，妈妈。”

“但哪种母龙愿意与奥隆交往啊，妈妈？”薇丝达拉反问道，“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龙，和蜥蜴差不多。”

“别这么刻薄，达拉。”母亲斥责道，“我的母亲就是位有眼光的龙，她选择了我的灰龙父亲。比起闪光的鳞片来说，作为一条龙应该拥有更多的品性。”

“我的伴侣会是为强大的红龙，妈妈，红得跟红宝石一样！”

“而我喜欢青铜龙，就像爸爸那样闪闪发光，”吉扎拉接嘴，她依然挂在石笋。“不过不要爸爸那么多角和伤疤。”

母亲吃吃的笑了。“对现在的你们而言，他的角看起来是很丑，姑娘们，但有朝一日你们会拥有满腹的龙蛋。到那时你们的想法就会不同了！”

“母龙有什么好的！”奥隆插过嘴，一边窜到一旁寻找更适合隐蔽的石缝。“我才不会同母龙交往呢！”

母亲伸长脖子，用脑袋蹭了蹭他的背。“我的小冠军，生活会教给你很多，还有很多东西在等待你。”

“但你会教给我更多东西，对吧，妈妈？”

“当然。不过再过一两年，就又到了产卵的时候。那时你们的父亲会禁止你们再回到洞穴中来。”

“那我们就不再相见了吗？”

“有很多其他事情会使你分心。但我会一直护佑着你，我是你生命之歌的一部分。”

奥隆在洞穴地板上到处游荡。他在鱼池附近嗅到他兄弟的气息，洞壁上一条深邃的裂缝四周到处都是黄铜龙的味道，还有一条细小的水流潺潺流过。奥隆决定在兄弟再次出现时会他，于是找了一个合适的隐蔽处，静卧着等待黄铜龙的到来。

是时候告诉他这洞穴属于谁了。他打算把兄弟从这里驱逐出去，或者杀了他。年轻雄性的气味环绕在洞穴中，还有他妹妹们的身边，令他非常不愉快。奥隆磨利了他的卵齿。这枚自孵化后就留下的武器现在与他的鼻子末端连在一起，锋利而充满力量，如果用于杀戮的话甚至能刺穿黄铜龙兄弟的鳞甲。

对于奥隆来说保持不动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的妹妹们更擅长静坐等待，他则更想主动搜寻兄弟的踪迹。什么都不做而仅仅专注于凝视和聆听，这简直让他昏昏欲睡。

啪啦……哗啦……啪啦……哗啦……啪啦啪啦……哗啦哗啦……

奥隆猛地惊醒，虽然并不清楚声音的来源，但还是神经紧张的四处张望。水花溅起的声音响个不停，令奥隆的耳朵最终锁定目标：水池壁处的流水缝隙。

不管是什么，那东西肯定在洞壁后面，隐藏在乱石中一处石洞里。

奥隆从藏身的石笋后跳出，悄悄向水池走去。石壁后的东西借着滴水声的掩护在行动。当他走近时，他迟疑的发现这石缝似乎比原先看时要大一些。他想要走近些观察，但石缝周围并没有任何能够藏身的地方——

——除了水池本身！奥隆滑进冰冷的水中，心脏咚咚跳个不停。小瀑布的下方有一块暗礁，他把脑袋伸到暗礁之上，身体则全部藏在水下。石缝中的溪流形成瀑布落下，水流打在他的脑袋上。通过一层濛濛的水帘，奥隆能够观察到石缝那边的动静，他看到伴随着滴水的节律，从石缝中飞出一块块小碎石。

他希望能把这一切告诉父亲，但他早就外出打猎了，很多天后才会回来。

一块石壁突然向内塌陷。奥隆肯定有什么东西把它拉了进去，因为它掉落的不自然。然后，一个圆顶带尖，闪闪发光的物体出现在石头掉落后的洞里，左右转动。奥隆看到圆壳上的细缝之后有一双眼睛。一个人形从石洞中钻出来，背靠石壁一动不动。

这是个两腿直立的大块头，虽然不像父亲带来的人类那样高，但远比后者粗壮。它头上戴着头盔，奥隆能听到面罩下的呼吸声。算上它所有的金属装备，奥隆觉得这生物绝对比之前他料理过的人类重上三倍。接下来出现在奥隆视野中的是一个有极长的杆的尖利武器，它被这侵入者紧紧攥在手中。武器的尖头处还装饰着样式华丽的金属倒钩。

这是一支矛！

那生物开始说话了，声音低沉暗哑，操的是和龙语完全不同的语言。

“Az-klatta.Mu-bieblun,”先出来的那个好像在同仍藏在洞中的其他人说话。

这陌生的语言可怕极了，奥隆边听边瑟瑟发抖，感到恐怖一步步逼近自己。他们一定是矮人，而矮人是猎杀龙族的！他很想逃走，但控制住自己没有直接跳出去。他悄悄退回到水池中，将自己隐藏在瀑布后面，趁机潜水游走。他只把眼睛和头冠露出水面，紧盯着石壁那边，始终小心地保持瀑布分隔在他和矮人们之间。

最终他游离水池，一上岸就用四条腿飞快的爬远，在遍地石笋中快速穿行，一心要跑回到蛋巢里面。他要警告母亲矮人来袭了——

有什么东西直直砸在他的脊背上。

“抓到你了！这下你死定了，小软蛋！”黄铜龙嘶嘶叫着。

奥隆翻过身用他空闲的后腿猛扎他的兄弟，感觉到利爪划过坚硬的鳞片。

“孵出我们的卵巢在上，你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奥隆尖声叫道，“矮人入侵了——啊啊啊啊！”

黄铜龙尖锐的牙齿撕裂了他头冠后面的耳孔，差点就咬到了动脉。疼得他差点失去知觉。奥隆连忙抬起右后腿猛踢，但兄弟全身的体重都压在他无力的前腿上。黄铜龙的尾巴压住了他另一条后腿，然后用没残废的前肢钳住奥隆的嘴，阻止了他的呼叫。

“矮人？我知道有矮人，他们是强壮而好心的朋友，比起我狠心的同类，他们给我的关怀要更多。我救过你，但你会与我分享蛋巢吗？你让我吃饱肚子了吗？或是来自妈妈的亲吻，哪怕只有一点点？自我来到巢穴外，我就一直在饥饿与逃亡中艰难度日！这都是因为你！”

奥隆没法回答。现在他连呼吸都很困难，更别提反抗了。

“你必须死，你本该刚出壳时就死了的。两个兄弟每一个都比你强壮，但你却能待在蛋巢里！现在是纠正某些错误的时候了。首先你该看看妈妈和那两个小话痨被活剥的样子！别乱动，你这蜥蜴——不对，你比蛇还差劲！真遗憾你看不到我将在父亲的黄金上大快朵颐的情景——”

黄铜龙用他的好腿把奥隆的脑袋使劲向后掰，从这个角度奥隆刚好能看到蛋巢和母亲平坦的后背，在发光苔藓的映衬下呈现淡淡的绿色。他才不是什么蛇，他是头小龙，就算没有父亲那样伟岸的身躯他也是。蛇是一长条——

奥隆将他的尾巴像蝎子攻击那样抽打过来。本来他是瞄准黄铜龙眼睛的，但他兄弟一定发觉了他的行动，结果他一尾巴抽在他脑袋上。他趁机使劲扭身，从兄弟的擒抱中逃脱。现在他脖子上的压力消失了，两条小龙扭打着在洞穴地板上滚来滚去。他们在对方脑袋上猛咬，奥隆一直处于劣势，但他们谁也没有咬到对方的脖子。

最终他们大张着嘴，狠狠盯着对方，奥隆横跨一步，但他兄弟只是转过身，将那只残废的前臂藏在身子后面。

为什么他兄弟不进攻？

他意识到他没时间可以浪费了。矮人在集结，而黄铜龙正在设计拖延他的时间，阻止他靠近蛋巢。

“如果你不再侵扰我，我就放过你。”奥隆说道，“不过当我把这一切告诉爸爸，他恐怕

不会这么想。他会把整个山翻过来也要找到你这个把敌人带进蛋巢的家伙。”

没等对方反驳，奥隆跳开，全力奔跑。黄铜龙也没有追来，他瘸腿的兄弟不可能追得上他。

“妈妈！妈妈！妈妈！”一靠近蛋巢他马上大喊道，“有敌人！是矮人！他们跑到洞里来了！”他奋力跳进蛋巢，他身披鳞甲的妹妹们永远做不到这样轻盈的跳跃。

他的母亲正盘成一团，脖子和尾巴环抱着雌性的小龙们。“我们被发现了？”她说，长大鼻孔嗅了嗅空气。

“他们就在附近，拿着长矛，妈妈，”奥隆答道，本能的将自己挡在矮人的方向和家人之间。

“不！我快要饿晕了，这个冬天太——”母亲呆住了，向洞穴深处望去。奥隆锐利的眼睛已经发现了入侵者。

人影接二连三的走出阴影，从一块块岩石上翻过，身形在石笋之间影影绰绰，用矛当做撑杆跳过地板上的裂缝。他们有好多好多好多，有些拿着矛，有些拿着斧头，还有的拿着爬杆。队伍前方有手持巨盾的护卫，掩护着某种缓缓行驶的巨大机器。

母亲用后腿完全直立起来，不是准备战斗，而是背对敌人，伸长脖子拉下天花板上一段断裂的钟乳石。石头松动落下，上方流进一股新鲜的空气。

“我希望你们还能穿过去，我的小龙们。奥隆，带着你妹妹们到地表上去，马上！爬上去，亲爱的，快爬上去。”她用鼻子把薇丝达拉推到石壁边。

奥隆分开腿俯下，长大嘴对着来袭的矮人。哦，他多么希望他能展开双翅与敌人一决高下！他感到身体在膨胀，准备喷吐——

母亲叼起他脊背，几乎是用扔的把他抛进洞内。黑暗中飞出了什么东西，擦过母亲的脖子。下方，他看到吉扎拉大睁着眼睛满是恐惧，爪子、尾巴、脖子蜷成一团紧紧搂着母亲的后腿。

“吉扎拉！以蛋之名起誓，吉扎拉，快走！我的小龙，你在这儿我无法专心战斗！”

从没有什么能比现在母亲的哀求妹妹离开的景象更让奥隆感到害怕。但现在他头脑很清楚，他知道自己不能战斗，不过他有办法减轻母亲的忧虑。

“吉扎拉，到这儿来！想不想看看地表世界？”

有东西突然飞向母亲，扎在她脖子里。是一支箭；矛头在蛋巢的边缘闪闪发光，紧接着出现了戴头盔的脑袋，叮当作响的盔甲和嘈杂的锁链声。

母亲抬头望着他，瞬间他读懂了她的心。母亲的脑海中充满了担忧，两只毫无保护的小龙将要到地表世界，还有一只不肯走，紧紧抱着母亲的腿。

“爬！奥隆，快爬！”母亲恳求道，在转身面对长矛前最后一瞥。

奥隆用脑袋使劲顶着薇丝达拉，她向上逃走了，翻滚扭爬进那狭窄的逃生通道，洒下一阵尘土和石子。狭小的空间里回荡着他们攀爬的声音，淹没了下方战场中矮人的嚎叫和龙的怒吼。通道又黑又窄，没有发光的苔藓给他们指路。奥隆越爬越害怕。

然后下方传来一声哀号——是龙充满愤怒与痛苦的哀号，仿佛能把整个山脉都撕碎。可能是巨龙垂死前的呼喊，也可能是母亲看到她的孩子死在自己面前的恸哭。然而那究竟是什么，奥隆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第五章

翻译：Amolla 校对：炽翼之影

雪地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几乎将他们的眼睛刺痛流泪，令人瑟瑟发抖的冷风从四面八方吹来，而遥远的地平线处的光亮更是让他们倍感无助孤独。在他们所处的高度上连鸟儿都不曾飞来，只有在距离他们有几个身长的峭壁上孤零零地挤着几棵被冷风吹的东倒西歪的松树，艰难的长在乱石间那点少得可怜的冻土中。

不过要不是奥隆的努力，他们可能连这点景色也看不到。之前他们一直在无光而狭窄的逃生通道内攀爬，又疲惫又茫然，最终抵达一处填满尸体零碎的残骸的宽阔地带。再往前走，通道重新变得狭窄拥挤，而且被冰雪堵塞了。薇丝达拉哭了，哀求奥隆要回到蛋巢中，她急着要知道母亲和吉扎拉是否安全。

透过混合着碎石的冰雪层，奥隆能够感觉到新鲜空气的味道，还有呼啸的风声，于是他直立身子，努力用尾巴将头顶的冰雪扒拉开。他的每一下动作都饱含恐惧、愤怒和孤独，他一直不停的用力挖着，直到鲜血染满洞顶厚厚的冰盖。他停下动作，转身想咬穿冰层，但只换来了口腔被撕掉一层皮。满腔的愤怒刺激着他的肾上腺素，一阵酸液从喉咙里喷射而出；粘液粘在冰盖上，整个通道里都充满蝙蝠尿一般的酸味。最后用尽全力撞向冰层。冰碎了，他连翻带滚的栽入地表世界——

前面是悬崖。奥隆四只爪子在覆盖着融雪的岩石间徒劳的乱抓着，但无法制止自己的下坠。薇丝达拉马上爬过来，一口咬住了奥隆的尾巴，她用四肢死死撑住身体，直到奥隆抓牢支撑点。顺着妹妹的力量，奥隆终于爬回悬崖边缘，回到熟悉的大地，瘫软在一块伸出峭壁的石头上。

当他的心跳不再那么猛烈后，奥隆回过头，重新审视他的妹妹。她以前从没有像刚才那样在危急关头果断迅速过，至少是在运动方面从来没有。

“你的尾巴还疼吗？”薇丝达拉问道，闻了闻他尾巴上被尖牙咬出的流血的小洞。

“比我坠落悬崖粉身碎骨要好多了。”

“它太大了。”

“什么太大了？”奥隆将尾巴伸到眼前。难道妹妹咬得太用力，把他整个尾巴尖都咬下来了？

“这个，”她鼻子嘶嘶的呼着气。“地表世界。我觉得我们渺小得像一粒灰尘。”

四面八方的距离都是如此宽广遥远，昏暗的地平线仿佛遥不可及，天地相接于广袤无垠的远景中，一直延伸出去消失在西边模糊的烟云中。心灵图像是一回事，实际看到又是另一回事。太阳在极高处照耀着，只在大地上留下或绿或棕的光斑，光影交错恢宏壮丽，奥隆感到在这一切面前他只不过是块洞穴中渺小的小石子。广阔的地表世界是如此美丽而冷漠，奥隆觉得渺小如他和薇丝达拉，他们的存在对于这宏大的景象来说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哪怕他们马上就会死在矮人的刀斧下，太阳依然洒下光影斑驳，大树依然摇曳矗立，云朵也依然慢悠悠的在空中游荡漂浮，根本不会在意两只小龙的生死存亡。在无限与永恒面前，小龙们的

命运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奥隆紧贴着妹妹，现在她是他世界中唯一重要的东西。广袤的地表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太难以接受了，但他至少可以照顾好妹妹。母亲也会这么想吧。

他看着自己的妹妹，她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绿色的光芒。她正低着头，眼珠在阳光下转来转去，夹在金色虹膜中的黑瞳孔在阳光刺激下几乎成了一条直立的缝。

这让他想起了父亲的一段记忆。“你能看到心灵图像吗？”他从未对她提起过这个词，连他和母亲之间都很少用到。

但薇丝达拉点了点头。“妈妈留下的图像。也许是爸爸的。或者是歌里提到的更久远的祖先？我不太清楚。我觉得似乎我以前来过这里，在空中远远的向下望。”

“我也是。”

“但我不喜欢这里。要不然我们等一会儿就回到洞里去吧？”

奥隆很想咬她一口，但他止住了冲动，转而给她一个拥抱。他用脖子环绕住妹妹的脖子磨蹭着。“也许可以。但如果矮人还没有离开呢？或者更糟糕，如果他们正沿着逃生通道向这里追来呢？爸爸说过，不要和矮人在狭窄的空间里战斗。他们是所有杀手中最强壮的种族。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还有力气爬回去，现在我太饿了，比什么时候都要饿。”

“那我们就趁着还有力气时爬下山去。妈妈曾经告诉过我和吉扎拉该怎样捕食。她说过打猎越早越好，疲劳的猎手将一无所获——然后挨冻受饿。”

他们将脖子伸出悬崖边，闻嗅打量着下面的景色。

“我想我发现了一条小路，”薇丝达拉说道，“你找到了从通道逃生的方法，而现在该由我来带路了！跟我来。”

奥隆用头冠将妹妹推到一边。“不，如果我们中的一个会掉下去，还是让我来吧。我的体重比较轻，掉下去受伤会轻一些。再说，我的脖子和尾巴也 longer 些，攀爬时更轻松。”

他从一条通往下方长满青草的山谷的缓坡爬下。当他们终于抵达谷底时，太阳已经落山了，但至少他们找到了休息的地方，这里到处是扁平的岩石，足以抵挡凛冽的冷风，还有成排的大树。奥隆对树的第一印象一点也不好，因为它们看上去就像矮人的矛，和洞穴中他熟悉的发光苔藓潮湿而温暖的感觉大相径庭。

“这些融水又上冻了，我们该停下来。”薇丝达拉边喘边说。

“我倒是想知道那些墩子矮人能否从那边翻过来，”奥隆说道，脑海中形成一幅心灵图像，正是他半天前差点坠落的悬崖边缘。薇丝达拉点点头。幻想着矮人从峭壁坠落的景象，让他们感觉好多了。

奥隆伸展了下他酸痛的四肢，躯干因为筋疲力尽而微微颤抖着。薇丝达拉紧靠着他躺下，用无磷的腹部温暖着他的身体。

但他根本睡不着，胸口中有什么东西隐隐发痛。“妈妈是不是——？”

“嘘！别说了，否则我会哭个不停，我觉得我已经受够了。为什么杀手们会闯入我们的洞穴？”

“因为龙族的世界已无安全可言，”奥隆说着，引用了一幅父亲曾经给母亲传达的图像。

“我不认为我们足够强壮，奥隆，”薇丝达拉低声咕哝道，“我们还无法独自面对这个危险的世界。”

“我们不孤单，我们还有彼此。我们还有爸爸。”

“爸爸？哦，鳞片在上！他对照看小龙可是一无所知。”

奥隆的瞳孔骤然收缩。父亲远比他妹妹小脑袋里的想象伟大多了！他不得不全力克制住张开两腮边战斗鼓膜的冲动。“你不该——哦，算了，我不想和你吵。”

“我们必须告知爸爸矮人的事情，”薇丝达拉回应他，“他肯定会勃然大怒，然后烧焦他们。可我们去哪儿找他呢？”

“我不知道，不过我想他出入用的那个洞口是朝西的，因为他每次很早就出发，太阳却没照到洞穴里面。”

“那我们肯定爬错方向了，我们朝北边走了，对吧？”

奥隆的方向感比妹妹要准确得多。“不，我们是在正东方。星星的位置会引领我们，很快就能看见星星了，我们跟着星星走就行了，薇丝达拉。”

“我宁愿永远不看星星，我想睡觉，和吉扎拉还有妈——”

“我知道，”奥隆打断她，用唇吻包住的牙齿轻轻咬了咬她的嘴巴。

星星遥远而冰冷，弯月发出凛冽的白光，好似矮人战斧的锋芒。奥隆无暇关心其他，他用父亲教给他的方法找了到北方。接下来要做的只是跟着弯龙星座龙鼻处的星星就行了。他向弯龙星座的中心之星苏泽隆星致敬，这颗永恒之星自创世纪起就静静的矗立于自己的位置上凝望大地，从未改变。

一旦选定你的星星，你将终生确知自身的存在。他想起父亲曾经这样庄严地告诉他。但他指的是苏泽隆星吗？父亲还有许多知识没有教授予他。比如在自己也充满恐惧时，如何安抚另一只受惊的同伴。

还比如如何找到并杀死那些矮人！

他的胸中燃起火焰。

他们在浑身酸疼中醒来：四肢，脖子，还有尾巴。黎明之前，天空飘下了雪花。

“哥哥！”

奥隆吓了一跳。“什么？”

薇丝达拉释然地用鼻尖蹭蹭他。“你全身都变白了，我还以为你流血致死了。你总是一身灰，靠妈妈近些时则是一身绿，我还从没见过你这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弄得。”

薇丝达拉扭头望着他们昨天爬过的岩壁。“妈妈有没有传给你一个梦境？”

“没有。”

“那么这说明她已经死了。”

“不一定，也许我们走得太远没法收到她传来的梦。”寒冷令身体加倍疲劳，拖慢了他的行进速度。没有母亲送来的梦境，他整晚都无法安眠，在疲劳和疼痛中熬过了一宿。

“看哪，奥隆，”薇丝达拉突然压低声音说，“在岩石间。你饿吗？”

某种敏捷的动物在长树的岩间窜来窜去，刨开冻土上的积雪寻找食物。它们全都长着奇怪的角，粗短的毛尾巴活泼的轻甩着。奥隆在空中闻了闻，确认这群动物位于上风口。食物的气味让他情不自禁的流出口水。

“偶蹄动物，应该是群山羊。薇丝达拉，我们上！”

“奥隆！”

奥隆飞速的爬过岩石，全力向山羊们冲过去。但一只长着长角的羊发现了他，马上向羊群发出警报。整群羊呼啦一声就从石头间逃走了，消失在树林中。

等到奥隆爬到跟前，岩间什么都没剩下，连羊群奔跑的回声都听不到。

很快薇丝达拉就跟了过来，鳞片因为愤怒全部竖起。“气味和鼻子！你就不用用脑子。”

山羊留下的气味让奥隆饥饿难耐。他狠狠地甩着自己的尾巴。“那我应该怎么办？我们需要食物。”

“男孩就是没用！肌肉发达只会横冲直闯，连基本的感知都不会。我们在上风口，山羊很容易发现我们的存在。看来你除了蛞蝓之外什么都不会抓。”

“胡说。”

“那你的猎物在哪里？”

“我不知道它们跑得那么快，”奥隆想了一会儿才回答。

“你该感谢大地赐予你那些死老鼠和死蝙蝠。”

“我要是能飞，什么食物都能找到。死掉的野兽，搁浅的鲸鱼，熊埋在地里的猎物尸体。我还可以把狼群从它们的捕获物旁赶走，还有最棒的就是在满地死人的战场上饱餐一顿。爸爸认识妈妈以前就是这么过的。”

“我都要流口水了，”薇丝达拉说道，鼻孔闭的紧紧地。“如果你喜欢冰冷腐败的尸体，随便你。我要去找点新鲜热乎的东西，你就待在这里避风，等我马上回来。”

她随即翻过土坡消失了。奥隆在遍地柔软松针上蜷成一团卧下，注视着自己的身体在阳光下不断变换的颜色，还有光斑和阴影在身上纵横交错。

薇丝达拉气喘吁吁的回来了。“我几乎抓到了一种大脚长耳的东西了，就差一点。”

“几乎”可填不饱肚子。奥隆很想这么说，但还是把这话咽了回去。妹妹看起来快要哭了。“是山野兔吗？”他改口问道。

“可能是。我马上要抓到它了，但最后一秒它跳起来，速度快得像箭一样，还边跑边转弯。你想象不到它有多快。我们需要食物。可现在该怎么办？”

“别担心，以后你肯定会再抓一只的。我们到西边去找爸爸吧，不出意外的话，我们能闻到他的踪迹。”

“溪谷地里还有一群鹿，但它们的耳朵和龙一样灵，还在下风口时就觉察到了我。每次我想靠近它们，它们就开始跑，速度比我快太多；于是我找了个地方隐蔽起来等它们靠近，可它们就是不过来！我等的天都快黑了。”

“溪谷地？带我去看看。”奥隆对她说。

他们朝堆满倒下的树木的谷底进发，小心避开随处可见的沼塘。树干下方仍旧有积雪，但有阳光洒下的地方长满黄色和蓝色的野花，看上去很漂亮。溪谷地紧挨着山坡，深的就像经历过地震。长满的苔藓的巨石从谷地边缘参差伸出，就像长在父亲腹部的角质突起那样。

“现在脚步放轻些，奥隆。”薇丝达拉通过心灵与奥隆对话。他紧紧跟在她后面，轻巧的从一个个巨石旁绕过。

“就在那儿。”

奥隆反应了好一会儿才明白她在说什么。一只长着宽阔大角的鹿站在谷地最高的地方，直直的盯着他们。奥隆激动的浑身发抖，但薇丝达拉用尾巴轻轻揽过他的脖子。

“鹿可以比我们跑的更快更远。只要轻轻一跃——你就再也追不上它们了。”薇丝达拉将母亲说过的话告诉奥隆。她的气息与母亲如此相像，这让奥隆的心再次疼起来。

她继续说道：“如果再走近一点，鹿会避开并一直看着我们。直向它走去的话，只要被它发现它就会跑开为鹿群报警。现在我们还看不到鹿群，因为它们都围绕这只鹿分散在谷底四方。”

“薇丝达拉，你能绕到谷底下面去吗？绕到另一边去，要那种能让我们形成包围圈的地势。”

“也许吧。”

“你最擅长寻找藏身之处了，去吧，找到后埋伏在那里，我会把鹿群赶过来的。”

“你的意思是……嗯……”她想了一会儿，发现找不出形容词，于是传给他一幅牧羊人赶着羊群的心灵图像。

“没错，就是这样，我驱赶着鹿群。”

她向四周看了看。“好吧，等着我直到太阳落到那边枯死的树枝下方为止，然后把鹿群赶过来。现在你肚子这么饿，能忍到那时候吗？”

“我尽量。”

薇丝达拉轻轻摩擦着他的鼻子。“就忍耐一会儿吧。记住，千万不要向那只鹿直走过去，否则它会马上逃走。迂回，迂回过去。”

“快去吧，我都激动的发抖了。”

他一直与她保持心灵联系，直到她远远离开。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妹妹利用每一个树桩

和枯死倒地的树干做下脚点，在树林中飞速穿梭的感觉。为什么母亲不教会他如此行动呢？

注视着太阳的下落，奥隆一直在等待。那只公鹿似乎想到了什么，不知何时消失在高地后面。于是他一边留意阳光照射的角度，一边悄悄向谷底爬下。在阳光下他身体的颜色随着步伐在不停变换，最终他到达一处被巨石投下的阴影笼罩的隐蔽地，身体变成灰白色，与四周的落雪融为一体。潜伏下后，他就一直注视鹿群的动向。

鹿群已经转移到山谷的另一边了，就在薇丝达拉埋伏的方位。鹿群不动的时候，好像完全消失在树林中一样。他真心希望在鹿群游荡到她跟前之前薇丝达拉能够准备好。他又将眼珠转到山谷边缘的方向，看到那只大角鹿在长时间巡视山谷之后，现在走到了下风口和它的伴侣以及孩子们待在一起。

忽然奥隆收到一幅心灵图像，因为距离太遥远而非常模糊，不过奥隆已经知道薇丝达拉一切就绪。

于是他开始向谷底爬去，沿着树林边缘悄悄潜行，唯恐被鹿群发觉。他的爪子小心的踏过一个冰冷的沼池。鹿群的首领猛地抬起头，耳朵四下扭动聆听，不过什么也没发现。奥隆挑选着位置，背对着最后看到公鹿的地点，在这里他能够听到鹿群往山谷深处前进的声音。如果他能保持——

大角公鹿就在他脚底下暴跳起来，像闪电般从缓坡上一跃而过；其他鹿也跟着跳了过去，连幼小的鹿仔也紧跟着母亲飞奔疾驰，白色的短尾巴不辨方向的到处摆动。奥隆别无选择，只能跟在鹿群后全力追赶。

他一个猛子扎了过去，在开阔地带他可能已经扑倒了一只鹿，但在树林中穿梭让他行动不便。他尽全力紧紧跟在四下奔逃的鹿群后面，但很快鹿群的奔跑声渐渐消失在丛林中。这下薇丝达拉的心肯定要碎了，他们又要在饥饿中熬过一天——这都是他的错！

“奥——隆！”他听到妹妹尖声高喊他的名字。“鲜血和泥土，我抓到一头鹿！”

这下有可口的食物了！奥隆激动万分，感到四肢重新精力充沛。他立刻循声找到妹妹，薇丝达拉正拖拉着一头死鹿往一棵年代久远的松树上爬，这一岁口龄的鹿躯干还在颤抖，把薇丝达拉的嘴巴塞得慢慢的。奥隆注意到她选择的伏击鹿群的地点——成百倒下的枯树中一块凸起的高地。

“你为什么要把猎物拖到树上？”

“你想招来狼群抢夺晚餐吗？”

奥隆后腿直立，大张着嘴将龙牙全部露出来，“想和饥饿的龙打一架？让它们放马过来吧！”

“赶快过来帮我一把。”

他奋力一跃，跳到被鹿血染满的松树干上，抓牢后绕着树干快速爬上去。薇丝达拉把猎物挂在松树主干的分支处，然后两条小龙就迫不及待的大吃起来。

第六章

翻译：Anfauglir，冰龙巴洛斯，霸权 MOD，Windy • Soar，BGs 校对：银月

“我觉得我们似乎又在往山上走了。”第二天，薇丝达拉说。

山脉向北延伸到地平线，但向相反的方向望去，地势则会迅速地下沉，尖牙似的山壁上有一道不大不小的缝隙。破晓时分他们就已经出发。行进路上，他们用一种交替的方式行进，薇丝达拉休息的时候，奥隆在松林里快速地前行，直到快看不见她为止。奥隆跳到树上，望着她追上自己，然后薇丝达拉默契地向前走去，直到她快消失在奥隆的视野里，奥隆再动身追赶。

“我们得向西穿越过去。这是最轻松的一条路了。”

薇丝达拉喷了喷鼻息：“最轻松？我看反而是最折腾的一条吧。我可不想离开森林，奥隆，我们还需要填饱肚子呢。”

奥隆把薇丝达拉的肩膀过去，让她的鼻子刚好指着那片光秃秃的山脊。“如果我们爬上那里，就可以看到西边了。”

“你怎么会知道的？”

“心灵图像，从父亲那里过来的。”

“父亲几乎什么都没给我们。噢，我真希望我们有翅膀。”

“祈祷可不会带我们飞上山脊的。”

“我可没那么说——等等，奥隆，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奥隆也听到了，那是松叶被踩碎的声音。他们将身体压低，紧紧地贴在满是疮痍的树干上。奥隆将身体冲向声音的来源，让薇丝达拉伏在树干的另一侧。他的皮肤变成了深棕色，和树干一样的颜色，同时只张开了一只眼睛。他的妹妹则以尾巴的尖端触碰着他自己的尾巴。

那是一个有着扁扁的面庞，浑身肌肉还覆着浓厚毛皮的庞然大物，用四只脚在地面上移动着。它似乎感受到了他们轻微的气息，停了下来，用巨大的头在空中摇晃着，试图在空气中用短促的呼吸捕捉更多的信息。

“一头熊，只有单独一头。”奥隆用心灵感告诉她。

“龙可不吃熊啊。”

“咱们的体型太小了。你该看看它。如果我们从树上逃离的话，它会直接把树压倒。”

“可是，它一定不知道我们还很小。我们闻起来像是小龙还是大龙？”

“我怎么知道？”

“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了，哥哥。”奥隆听到从树的另一侧发出的声响，像是小雨落在地面上淅淅沥沥的声音。

那只熊转向声音的来源，暗淡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们所在的树。

“惨——它知道我们在哪了，”奥隆的心灵感应直直地钻进了妹妹的脑袋，“是不是该惊慌一下？”

“我可没有慌！”

奥隆看到熊正在抽动着它的鼻子。它用后脚直立了起来，用力地嗅着。之后它趴到了地上，转身就跑。奥隆看著它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蹦跳着像着森林中奔去。

薇丝达拉从树后伸出她的长脖子，眺望着看它远去。“我们闻起来还是比较像大龙。”她说。

奥隆用自己的鼻子磨了磨妹妹的鼻子，“我是不是该引吭高歌一曲，用自己的歌？”

薇丝达拉仍然望着森林深处寻找已经跑远的熊的踪跡。“那是什么样的？”

“我会成长为父亲那样的巨龙吗？”

她给他发送心灵感应，还不断地眨着眼，“你聪明伶俐又谨小慎微。”

“不过，会有小母龙喜欢我吗？我的皮肤不会闪闪发光，而且我还很瘦——”

“记住母亲说的，某种程度上，你的皮肤是种天赐——”

“别让我想起母亲了。而且她才不是小龙。想想看谁会嫁给我啊？在这方面你可真幸运。”

“幸运？”她抬起了头，枝头上一种红色翅膀的鸟儿被惊吓得飞走了。

“是你太平常不过了。”

她接著说：“女孩子们可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其实刚好相反。母亲告诉我们现在已经剩下为数不多的公龙了。许多公龙死于战斗、死于领地的爭夺。真是愚蠢的爭斗。”

奥隆不记得母亲告诉过他这些事情，因为她更喜欢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他的姐妹。“所以即使是一头小灰……”

薇丝达拉背靠自己，奥隆能感觉到妹妹鳞片上的那些让他舒适的尖突。“很多母龙一辈子都没找到伴侣。别傻乎乎地陷进无谓的爭斗中，你要明白……”

“你的愤怒不能赢，”奥隆接续道。

“完全正确。而且你的行动往往风驰电掣，你脖子和尾巴灵敏异常。即便是我这个了解你所有缺点的妹妹也不得不承认，这让我印象深刻。你以后一定会有一位伴侣还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小龙，我确信。他会像你一样在自己的冠军擂台上举起小爪爪的。”

听到这些赞誉之词，奥隆感觉到自己的皮肤都开始发烫了。

“不瞎扯了。”薇丝达拉刚刚从一脸的兴奋中恢复过来，“在翅膀长成之前，咱们可不能死。长翅膀可是个漫长的过程，更何况咱们还要去找父亲。”

滚滚的雷云之中，远处的山脉若隱若现。在太阳西沉之前他们总算爬上了山脊。极目远眺，绵延到天边的云团在他们身下翻滚咆哮，犹如千军万马奔腾向前，这和父亲传送过来的心灵图像恰到好处地吻合了。

奥隆对天气是一窍不通，不过他感觉到空气中瀰漫著一股不安的气息。四周雷声隆隆，好像要将远处山脉劈开一般。奇异的空气和巨大的雷声让奥隆好不适应，他巴不得重回地底世界平静下自己的思绪，但他依然如饥似渴地紧盯着这片美丽且宏伟的景色。西方的浓雾遮盖了一切事物，而在遥远的南方，奥隆看见在延绵不绝的崇山峻岭中，一条白色的水带在不知疲倦地流淌，在水带的尽头，一片湛蓝色的丝绸平静地躺在那里。

“这里真适合咱们起飞。”他说。在他们的下方，则是一处林木茂盛的峡谷。

薇丝达拉点点头，然而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回到树林里，水和空气两位使徒的争斗瞬间降临到他们的头上。空气使徒带著低吼和咆哮向前逼近，藉著西风发泄著她的怒火，而水之使徒试图捲起一股雨帘来阻挡她的脚步。她们以尖锐的闪电为笔锋，以深沉的雷鸣为音符，在这无比恢弘的战场上，在电光石火的刹那，谱写出激昂的不朽战歌。

就算两只初生的雏龙还不懂如何舔舐挫折，然而此时此刻，他们不得不藏身于两块巨石之间，以抵御越来越强劲的飓风。他们不得不以牺牲清晰的视野为代价，用防水的眼睑盖住了眼睛。

“这真像是世界末日啊。”薇丝达拉靠著他，不住地颤抖。

“地表世界需要雨水，雨水会洗刷世间的一切的。”他说著，用自己的前爪环抱住妹妹的头。

“我讨厌地表世界！到处是噪音和危险。我总是那么显眼，所有的东西都能大老远的看见我，而且我没有任何暗处可供躲藏。”

奥隆伸出了舌头。他让舌头捲曲起来，这让舌头前的分岔会令雨水很轻易地顺着舌头流到嘴里。“来尝尝雨水，薇丝达拉。”

她瞪了他一眼，防水的眼睑下怒光闪现：“我一点都不渴。”

“来尝尝嘛。”

她不情愿地伸出了舌头。“好了，这下你开心了吧？呃，这味道……？”她忽然停下来，然后重新伸出她的舌头去接雨水，然后又是一次。“水之使徒在上，这味道真不错。”

“比溶洞里的水强多了。”

每一道闪电的闪耀和每一声雷鸣的轰鸣，都在不留情面地摧残着他们的小心脏。但即使是这样，即使是身体做出下意识的反应——缩脖子——都不能击倒他们。他们挑战着疯狂的飓风，却依旧贪婪地伸着舌头，享受着这世间少有的甘露。

头顶上的打打杀杀渐渐地离他们远去了，然而狂风依然在肆虐，像是世界上所有的风都想要从一个狭窄的河道挤过去那样。夜幕降临了，却不像头两个晚上那样寒冷。比起雨水造成的潮湿，冲刷掉长时间积累在她鳞片下的污垢反倒让薇丝达拉心情无比舒畅。她愉快地打了个滚，然后伸了个懒腰。在暴风雨过后，愉悦的气氛在他们两只龙之间瀰漫开来。奥隆愉快地趴下，没有树枝和卵石的摩擦来烦扰他的皮肤，让他感到无比舒畅。

第二天早上，他们带著旺盛的食欲悠悠醒来，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抓点什么东西，然后好好地大吃一顿。他们在一处高地发现了一群山羊，之前的狩猎行动让他们对这种动物的经验有相当的增长。这次，薇丝达拉不动声色地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将山羊群引向奥隆所在的方向。奥隆藏身于巨石之间，他的皮肤和暗蓝灰色的小页岩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难分难解。一

只山羊闻到了他的气味，奥隆没等它做出反映，飞快地扑到了它的身上，还踢断了它的喉咙防止它向山羊群报警。虽然那只是一头毛髮稀鬆的老山羊，不过他们还是对这种合作的狩猎方式感到满意。他们就地享受了美味的鲜肉，对捕猎所带来的刺激和成就感感到心满意足。

如果他们能顺利袭击一群被拴在树下的马的话，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好得手的大餐了。

三十七只马挤在那一小片空地上——奥隆特意用他八个趾头数了数那些马，做了个简单的气味标记方便追踪。父亲告诉他什么来着？穿著盔甲的人类会把他们的马也穿上盔甲，然后骑着它们去打仗。精灵骑着马儿从一个地方能很快地到达另一个地方。矮人用它们拉动车子以及运送货物，兽人将它们当做食物。一个骑术精湛的骑士甚至在面对一只巨龙的时候都可以保持胯下的马儿镇静如故。

数过那些马，他极其缓慢地原路返回，缓慢的就像冬天洞里快要冻死的人那样。他回去找薇丝达拉。

“有什么发现？”她从奥隆极度谨慎的行为中察觉到了危险。

“一群马。不是野生的——有人将它们拴到了两棵树上。”

“然后你就离开了？这顿大餐简直是手到擒来呀。”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样。那里只有马匹，一个人都没有。”

她嗅了一下空气。“你确定吗，奥隆？我闻到一堆熄灭的篝火。”

“我也闻到，但我一个无毛猴子都没看到。”

“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精灵们都很擅长潜行和窥视，他们一定藏起来了，藏在树枝中间让你分辨不出，然后你的眼睛就会被他们的弓箭射瞎。”

“你想自己去看看吗？”奥隆问。

“不了，我还得保住自己的眼睛，谢谢你的提醒。咱们来环顾一圈吧。”

“薇丝达拉，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在山脉的阴影中，现在我们出来了。通往西方的小道一定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那太高了，你不觉得吗？那里只够一只龙飞进飞出？”

“我也觉得奇怪。记得那些蝙蝠吗？我们可以接近它们经常出没的地方，在那里它们常常在晚上出来狩猎。那些蝙蝠就占据着西边的通道，我很确定。”

“母亲说过那些讨厌的矮子通常都居住在洞穴里。他们居住的洞也许比蝙蝠的地势还要低。”

“再多往山上走一点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到高处的草地去。如果精灵们在这里捕猎的话，我可不想跟他们一起呆在树林里。”

他的妹妹点了点头。他们一起高高地抬起鼻子感受着风的方向。现在是西北风，他们不能直接暴露在风中，这会让风把危险的信号带到下风处。他们能做的就是抄近路穿过去。他们压低了身子，贴著地面爬行，如果有灌木丛他们就从那里通过。

他们终于到达了高处的草地。来自西方温暖的阳光和春天的气息将白雪融化，变成一团团冰晶藏身于松针垫之下和石头阴影处。他们相信薇丝达拉绿色的鳞片和奥隆的变色龙一样的皮肤会让他们安全穿越草地。他想找一个高处，一块大概是从山上落下的岩石孤零零地立在地上，像一只爪子指向落日的余辉。

“奥隆！奥隆……快看！”

他随着她的眼神望去。一只巨……那是他们的父亲！父亲从西南方飞来，在空中盘旋了两圈然后降落在地面，每只前爪里都抓着一只猎物。

奥隆飞快地越过草原，不住地发送着周围岩石的心灵投影。他将皮肤的颜色变为和太阳一样的金黄色，他想尽办法让父亲注意到这里。

然而父亲的眼睛还是望着其他地方。他很快就消失在山脉的后面。奥隆站在岩石上，刚好能读到父亲的思维：他因长期的飞行感到筋疲力尽，而且还抓着食物。奥隆试图用全部的精力来向父亲报告危险，但当他到达洞口时，他只看见了父亲的月牙状尾巴消失在洞穴中。

无数的碎石像瀑布一样堆在洞口，就像是山将自己的内脏从缝隙中吐出一样。四周满是废墟和残渣，奥隆猜它们是防御用的城垛。这些残渣就像是一排排的尖牙围绕在洞口旁，然而这些残破的城垛曾经在多年前因收到强烈的撞击而被破坏。推倒的高墙、坠落的高塔和被各种碎片填满的水沟都被杂草和苔藓所覆盖。山中的藤蔓植物用它们卷曲的枝叶为洞口编制了一个天然的帘布。

奥隆在高地上等待着。但他再也没法感应到父亲的心灵了。薇丝达拉也和他一起爬到了石板上，还将脑袋伸出悬崖边缘。

“父亲没看见我。”他告诉她。

薇丝达拉焦躁地咽了下口水。

忽然一声可怕的吼叫从洞穴中传来，从父亲那里传来的心灵投影则更加激烈……

背叛！火轮族！奥隆收到了一闪而过的心灵图像，那是矮人和某种建在山中湖畔的环岩建筑。

战斗的声音回荡在洞穴中。奥隆看到从洞穴深处发出一阵令人眩晕的白光。龙息！奥隆一想到矮人们被龙息烤成焦炭的场景，心里一阵快活。

“库！库！库——”矮人的声音不住地回荡着。

父亲又再度现身于洞穴口，他的脸上覆盖了一层黑厚的煤灰，嘴边还窜着一丝火舌。他抱紧了前爪，紧贴在身体上，鲜血不住地从肘部涌出。脖颈上嵌了一圈利矛，就像是荣誉的颈圈。父亲展开了翅膀，奥隆看见一个矮人不知什么时候趴上了父亲的后背，用膝盖夹住他隆突的脊背，抓着一把涂得鲜红的斧头向着父亲的颈根爬动。父亲后脚一用力，巨龙直立起来，背部撞上了洞穴的顶部，将后背的矮人碾成齑粉。

然而薇丝达拉并没有看到这一幕。她哭号着，从高处逃到草地上。

号角声在此刻响起了。

父亲的思绪是一片苦痛构筑的铁壁。在他还没拍打双翼前，成群的草丛从地面上跃起；奥隆看到了苍白皮肤的精灵们，他们都持着弓矛和伪装用的盾牌。箭和矛尖啸着划过空气，

有些还裹着火焰。洞穴上方，另一群精灵们跃出藏身地。他们跃下时，一些随着他们一同落下的小珠子在落日的余辉下不住地闪耀着。

“上面！”奥隆身体里那长长的肺里储存的空气在那一刻爆发出来，那是他第一次运用龙吼。

父亲挣扎地望向上方，相当数量的武器从地面扎向他的鳞片。砸在他身上的小珠子破裂开来，冒出阵阵的浓烟。奥隆接收到了来自父亲的刺痛感，他难受地将身体蜷成了一团。

但父亲还是艰难地起飞了，他在箭和矛的骤雨中一跃上天，向着北方飞去。

精灵们不再去追着已经逃走的巨龙，纷纷将注意力转向奥隆。

第七章

翻译：炽翼之影，灰熊图腾 校对：银月，炽翼之影

清澈的声音在树林与废墟间回响着，精灵们用这样的音节彼此传唱递送着讯息。母亲曾铭印给过他一些语言，但是精灵的歌词对他来说还是难以理解。瞥见父亲的身影消失在云际时，奥隆做下了最后的决定。

“薇丝达拉，趴下！精灵们就要追过来了。我会跑出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他们会去追我，这应该能拖延一段时间。你得独自去北方了。”

“啥？”

奥隆已经能听见他们下方树林中传来的马蹄声。“没时间了！”他想到。“去北方。我想父亲应该是往火轮族矮人的城市去了。它建在一座山脉的侧里，在一个湖的旁边。”奥隆拼了命地将父亲那里接收到的心灵图像塞给薇丝达拉。“那里不远的，父亲飞一两个小时就到了，你可能要走一两天。别靠近任何洞穴——会有精灵埋伏在里面。知道了吗？”

“同赴刀山，共下火海。再多的困难咱们也要一起走过！”

“咱们只有一个能到那里，薇丝达拉。你比我更懂如何狩猎。你在野外存活的机会比我大。”

“我不认识路！”她想到，绝望笼罩了她的思绪，令她的字句变得难以解读。

“沿着山势向北。你能看见那个湖的——它在山的这一侧，而且非常广阔。”

奥隆伸长脖子看着向这边跑来的精灵。有一些正冲着他手持长矛飞奔而来。更多马蹄声从森林中传出，他看到不用马鞍的精灵正驱策着他们的坐骑穿过草地跃上斜坡。他用自己的鼻子最后一次碰碰薇丝达拉的鼻子，然后用身体把妹妹推挤进岩石的缝隙里。

“去找父亲。跟着弯龙星座，跟着苏泽隆星。父亲在那！”

“奥隆，我不能——”

“不，你行的。别浪费时间。”他快步离开隐蔽处走到草地上，沿着弧线向松树林走去。敏捷的精灵奔跑在马匹中间。一个穿着长披风的留着月牙状头发的骑手从他的马上深深俯下身，在几乎贴近马蹄的高度吹响了一只银色号角。松树林中传来数声号角的应答。

“你那么勇敢，勇敢，勇敢——而且——好——而且——我——不能——”薇丝达拉模糊的心灵讯息传递过来。

“再会了，妹妹，”奥隆想到。如果精灵都在树林里，他最好顺着岩石向上走。马匹不可能像他一样擅长攀爬。精灵也不能，也许吧。

奔跑其实不是件容易事。奥隆只会两种步速：全力冲刺和小步跑。现在两者都用不上：全力冲刺会令他很快筋疲力竭，而小步跑则会被精灵追上。他用尽全力延长步幅，像猫一样奔跑，前爪和后腿互换着发力奔跑。

草地后面是一片乱石堆。奥隆让最大的岩石挡在自己和追兵之间。精灵在石堆边缘跳下

马，步伐像落叶般轻盈。

一只鹰从空中发起攻击，然后另一只。它们俯冲向他，在金属包裹的利爪划破背后空气的那一刻，奥隆放平身体躲过一击。两只鹰再次飞起，在他头顶上盘旋。

他紧紧靠着岩石，大口喘着气。鹰没有被迷惑，他们缩小了盘旋的范围，用鸟语挑衅道：

“嘿呀呀，小崽子！你的皮会被我们主人铺在座椅上当坐垫的！”

“哎呀！你的翅膀在哪？你的火焰在哪？你是龙还是发育过度的蜥蜴呀？”

精灵的声音越来越近。奥隆猛冲出去，攀登得更远。他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个奔跑的精灵，头上覆盖着厚厚的树叶。那精灵发出猎鹰般的尖啸，用他的矛不住挥动来指挥。

“嘿呀呀，小崽子！你无路可逃啦！骑士们来找你啦。”奥隆真希望鹰飞的足够低，让他能咬到。他继续攀爬，看着精灵们从一块岩石的顶端跳到另一块岩石的顶端，敏捷得就像他曾捕猎过的那种山羊——

薇丝达拉！他不管任何代价地拖延时间。她或许正在向山上走，而他把精灵们引得离她太近了。他拖得越久，她逃生的机会就越大。太阳就要落到山下了，在黑暗中他们两个都比精灵有更好的视觉。他花了点时间调整呼吸，从空气中捕捉气味以确定马匹的位置。

又一声颂歌般的呼喝，有什么东西飞过空中，像个冰块般砸岩石上碎裂开来。奥隆嗅到一股烧焦的味道——但是没有火焰。

他顾不上细看那是什么。他回身向着有马匹气味的方向奔跑。他忽然觉得头重脚轻，思维被搅成一团浆糊。精灵的魔法扰乱了他的意识。突如其来的睡魔袭击了他。

一个精灵窜出阴影，大叫着向他抛出一支长矛。这是件阴毒的双头武器，尖刺上还装有倒钩。奥隆险险躲开长矛，顺势冲向精灵站立的位置，将这个野蛮的无毛猴子撞下山道。之后，他爬上一块高高的砾石。

他和薇丝达拉最初偶然发现的那群马就在下方，在他的气味下焦躁不安的跺脚。

他从岩石上跳下，落在一匹马的背上。看管马匹的人放下缰绳去够刀子。奥隆伸出利爪，对着马和看马人又抓又咬。在半暗的光线下好似凶神恶煞的恶魔一般，吓得群马不住嘶叫。

那匹马又蹦又跳地将他甩了下来，马蹄踢到了另一匹，整队马闹哄哄地转身飞奔而去。奥隆在空中跃出一道弧线，稳稳的着地，咆哮着跟在马群后面。

一场怪异的三方追逐在草地上展开。一个看马人设法跳到马背上，试图阻止受惊的马匹，但是在黑暗中鲜血和龙的气味的刺激下，马群一点也没有慢下来的意思。奥隆紧随其后，他的虚张声势起了很大作用，哪怕他的体重甚至不到最小的马驹的一半。精灵们紧追不舍，穿披风的精灵用歌唱般的口哨指挥着他的部下。

奥隆在树林边停下，他看到一片岩石下方有一块厚重的阴影。或许是个山洞？在地底下他比精灵更占优势，特别是狭小的山洞。

他感觉肺中像是充满了龙火。他箭一般冲到山崖下，但是只看到山坡上冰冷的岩石。它虽然可以被称为山洞，但小得几乎不值得一提。

虽然狭小，不过上下两片岩石之间的空间刚好够他转身。他喘着气，看着移动的火把。精灵们借助火光搜寻他和他们的马匹。精灵魔法造成的意识混乱已经消失了。奥隆缩到石缝

里，他试着把身体放平，使劲地把自己塞到缝隙里，他无鳞的皮肤变成了碳黑色。他够本了。比这更重要的是，薇丝达拉逃走了，这窝小龙没有死绝。薇丝达拉肯定能做到，她比他曾经以为的更有技巧、感觉更敏锐。他在母亲和吉扎拉面对矮人时没帮上忙，但是他确实帮助薇丝达拉逃脱了精灵的追捕。

他恐怕还是给追踪者留下了足迹。精灵们围拢在山崖周围，窃窃私语。一个胆大的把火把举在自己身前，俯下身子查看下方的岩石。奥隆冲向前，精灵吓得扔掉了火把，还把火把踢的一直转，奥隆没有犹豫，猛地咬向那张的面孔。

精灵们发出咯咯的笑声。奥隆缩回山洞里，颤抖着。精灵们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用矛戳下来，而是向山洞里丢了许多水晶，水晶砸在地上破裂开来，释放出有烧焦气味的烟气。奥隆这次知道应该闭紧口鼻，箭一样地冲出山洞。要么突围，要么战死。

他冲了出来，没注意到树根魔法般的出现在岩石的尽头。他落到了陷阱里！。藤蔓裹住了四肢，死死地缠住了他，他越挣扎，藤蔓就缠得越紧！他被抓住了！

一支双头矛刺向他的脖子，封死了左右两个方向。他前后地扭动着头部，这时另一支顶在了他的冠后面。精灵们以他们特有的快语速彼此祝贺，魔法烟雾从山洞中流淌出来，像水一样在地上流动着。烟雾笼罩了他，他使劲屏住呼吸，不住扭动着挣扎着。但他还是吸入了一点烟气。烟气发挥了作用，在意识渐渐消失之前，他祈求母亲的在天之灵原谅他没照顾好薇丝达拉。

他，小龙中的冠军，死之前一个敌人也没能消灭！父亲会怎么说？

他被痛醒了。他努力地睁开朦胧的眼睛，知觉在缓慢地恢复，后肢的感觉很糟糕；他的四肢寒冷如冰。

这是个雾蒙蒙的黎明。有一点雾气，还下着细雨，远处的景物在氤氲瀰漫下看不到色彩，天地间的一切都变成了朦胧的灰色。他居然还活着？

他去看自己的鼻子。嘴被绑住了，三条皮带，用金属棒和铆钉加强过。靠近他鼻孔的那一条上有一枚黄铜制的徽章。他向左右转动眼球，望向四周。到处都是坚硬的木质物体，就像矮人们使用的梯子：一个在底部，两个在他多刺的脊冠上方连接在一起。他在记忆中搜索着合适的词汇……像是……笼子。他在笼子里面。

精灵们大概认为光有笼子还不足以控制住他，因为四肢被紧紧地绑在身侧，爪子被皮革包裹，被锁链捆得结结实实。他艰难地挪动着头，另一条皮带映入眼帘。它横跨后背，将他捆作严密的粽子。呼吸都费力极了，更不用说移动了。

他看到笼子外面的有个木质的大家伙，它两侧各有一个木质的半圆状物体。琢磨了一下，他才意识到自己在一辆运货车的旁边。视线被遮盖住了，但这阻挡不了嗅觉，他靠鼻子探知着周围。四周零散地分布着马匹，矮人和精灵混杂其中。还有一些生物，身上带麝香味的湿毛皮，也许是狼或是狗。他闻到了篝火，还有令他浑身发抖的香味：烤熟的肉。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父亲曾不止一次的带回过烤制的食物。身上唯一自由的部分：食欲，此刻正折磨着他。

他的听觉也没问题。

“是时候说点事了，嘿？”喉音很重，声音似乎是从面罩后传来的。这想必是个矮人，

难道矮人从来不露出他们的脸吗？另一个无毛猴子说的是通用语，一种简单的贸易和外交用语，连父亲都能听懂。

“今天晚上会有吃的，”一个精灵说道，令奥隆的心脏停顿了一下。单独留下了他就是为了这个？“伙计，跟我们一块吧。依文斯大道上的威胁已经解除了。我们的族群和森林再次安全了。你们在南方的兄弟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也会感到欣喜的。”

“他们帮什么忙了？那些在瀑布收税的家伙，最好数着金币烂掉。我们火轮族有更远大的志向。我还以为我们能有什么光彩的东西可以运回去。巨龙的宝藏啊，你想想！”

“这又不是我们的错，”另一个精灵说道，声线比第一个要高。是个女性？她的脸埋在斗篷兜帽的阴影中。“他们给我们的价格是按照活生生的小龙崽来算的，要是我们能带着不止一条——”

“一切都糟透了。即使这个——它更像个发育过度的蜥蜴而不是龙。你确定它是龙？”

“它是条小龙，出壳不到一年，”那精灵说道。

“那他有什么毛病吗？难道他们被抓后都会变成这种烂树枝的颜色吗？”

“我听说过无鳞的龙，但是没见过，赞美赫萝，所以不确定。但不管怎么说，他还在长个子呢。”那女性精灵说道。

“留着去码头讨价还价吧，赫泽蕾。你和奥卡鲁那帮人会中意他的，但他对我们火轮族来说只值四百。”

“四百金币一条活——？”

“四百银币，精灵。”

“你开玩笑？”那男性精灵插嘴道。

“你看我笑了吗？”

“我只看见一把混着酒渣肉汤的烂胡子。”

“够了，够了，好人们，”赫泽蕾打断道。“留给商人们去争论吧。我们这些可怜的战斗肯定分到我们应得的那一份，就让我们就相信他们吧。”

“矮人们杀了母龙身边的小龙崽，”然而另一个精灵争辩道，奥隆难过地闭上了眼睛。他最后看到吉扎拉，正攀爬在母亲腿上，那鲜活的影像仍然活跃在他脑中。他的眼泪滚落在湿漉的草地上。“搬宝藏的时候，我看到尸体了。照理来说他们该赔偿我们的损失才对。”

那矮人一跃而起，发出金属碰撞的哗啦声。“呸！是哪些自诩屠龙专家的人让那青铜龙跑掉的？没得商量。”

“商人，留给商人去解决。他们很快就来了，”赫泽蕾充满磁性的声音平息了精灵和矮人的抱怨。

奥隆并不清楚精灵们觉得乘马车旅行是怎么样的，但对于一只被关在笼子里而且被捆得结实的小龙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折磨。无比令龙厌恶的矮人们给精灵丢下了一堆狠话离开了，这听得他是胆颤心惊。精灵们对他可不面善，又把他挪到了曾经呆过的马车的后方。

隔笼相望，他可以看见隔壁一辆由眼睛大大的闻起来美味可口的牛拉着的车，但那些牛只能无所事事地睁着眼睛看着这趟无聊的旅行。现在唯一能让他对自己处境感到舒服点儿的的就是稍稍扭动下身子让血液循环下了。

奥隆有的是时间去研究挂在他嘴套上的纹章。他用他卵牙把连着嘴套的皮带擦了起来，挂在上面的圆形青铜纹章却透过他鹅卵石样的鼻子像个敌人一样看着他。

纹章上面刻了个小人儿。小人的手和脚都向外伸展着，刚好触碰到纹章的边界。纹章看起来有点粗糙；上面完全没有加工过的痕迹，据此奥隆认定那肯定是用模子做出来的。小人儿顽强地停留在他的视野里，不停地挥手，嘲笑他。状况一直延续到睡梦里，那小人儿一直在纠缠着奥隆，无法摆脱。小人儿跳出了金色的纹章框框，在奥隆那不愉快的梦境里又是跳又是跺脚又是做手势的，还向其他四散逃开的小龙们扔火球。

好像这趟旅途还不够他受似的，每次早晚喂食的时候，精灵们都将食物穿过硬邦邦的皮革然后死命灌进他的鼻孔里。出于方便输送的需要，那些硬邦邦食物还事先被缝在一起然后塞进了一根长管里。这种粗暴的喂食在精灵们将食物用鲜血和水的混合物替换掉之后总算结束了，但这也够恶心的，而且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只得屏住呼吸然后强咽下那些混合物。奥隆常常会呛着，有一次他甚至失去了知觉，然后又被两个强壮的精灵抓住了尾巴，不停地上下摇啊摇给摇醒了，似乎这样能让他嘴里的水会从他紧闭的牙齿之间流出来，就好像他是一个水泵那样。

“你非要一次把食物全塞进去吗，杰弗莱？”一天傍晚，那个叫赫泽蕾的精灵问到。她跪在笼子旁，看着奥隆一边喘粗气一边挣扎。“你们就不能停会儿，给他个机会好让他喘口气吗？”她望着可怜奥隆，一颗泪珠从她仅有的一颗明亮的眼中滑了出来；一只眼罩刚好遮在了一道从上至下横贯了她脸和鼻子的伤疤的中间。

“你可不是我们部族的，阿赫。你甚至不怎么会讲我们的部族的语言。你可知道我们在红龙山谷里受了这帮龙族多少苦头吗？先看好你的牛啊羊的再说，给我成熟点，然后再来告诉我什么叫‘给他个机会’”。

她伸手碰了碰奥隆的脖子。她柔嫩的肌肤跟奥隆干燥的龙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奥隆却觉得自己被她的手弄脏了。“一只呛死的雏龙卖不了啥价钱。这小家伙的皮甚至还卖不出一袋银币的价格。而且他太小了，就算做成春药也不会有什么市场。虽然有些巫师可能想买他的骨头，但这也弥补不了你被偷走的那头羊的损失。”

她对着奥隆耳语，语气是那么温柔，奥隆却一个字也没听明白。他似乎听到了“大海”，但还是不太确定。她把头抬了起来，又回到了跟同类的交谈中。“在我眼皮底下我不允许任何生物受到如此折磨，即便是龙。”

其他人都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大海，奥隆听说过它，父母留给他的记忆里，有这样一个画面，他们为了完成交配飞行而翱翔在海岸线上空。但他第一次亲眼目睹汹涌的海湾时却相隔了一个摆歪了的笼子。

在一堆木制品的遮掩下，一条成年巨龙体型样的东西飘在水面上，它的“爪子”指着天空，身子中间还竖了两棵被扒去了枝杈、叶子，只剩躯干的树——那一定是船了：那是无毛猴子用来渡水的翅膀。这附近到处都是打着赤膊穿这宽松裤子的人类，他们要不等着用绳子把船拉靠岸，要不就在跟矮人一起把货物运上船。周围尽是人工凿过的石头，人工切过的木

头，和人工平整过的土地。似乎只有小鸟还保留了它们自然地形态，尽管奥隆怀疑人类为了让小鸟更衬蓝天，把它们都漆成了白色。

他闻到了大海，他却不喜欢那股味道。大海闻起来像腐烂的鱼和恶臭蘑菇的混合物，上面还撒了一层厚厚的盐。

四个矮人抬起了他的笼子，一个矮人搬一个角，经过一个斜坡然后把他搬上了船。奥隆的发现四肢能活动得更开了；经过了一路马车旅行颠簸，他瘦了不少，但现在血液流动畅通多了。这让他感觉比刚被俘的时候要略微舒服了一点。他被抬过甲板时，奥隆第一次看见了一望无际的海平线，那是泾渭分明地把世界分割成了两块线条。矮人们把奥隆放下来的时候，他感觉到港口的水平面动了。那是个挺愉快的感受，还不自觉地带出了他飞翔在空中的梦。

“把这只龙放到下面去”，奥隆听到了赫泽蕾熟悉的声音在发号施令。

“啥？搬到货仓里去？他得跟马一起呆在甲板上——何况我们的清洁工作本来就忙不过来。”

“如果暴露在太阳底下，他会渴死的。给我搬下去，或者算帮个忙，然后我会去找船长商量商量，要不我就找一艘新的船。”她爬上了位于船后方高处的甲板，一手遮住太阳，向码头方向眺去。

“丑陋的精灵巫婆，”两个水手抬起奥隆的笼子时，其中一个向另一个喃喃咒骂道。他们两人排成一条直线，把笼子搬到了一间漆黑的货舱里。透满霉味的网子随处可见：用来打包货物箱的，一层层叠在地上的，还有有气无力地挂在天花板上的。他们检查了奥隆的笼子，确保他跟其他货物一样都安稳靠在边上，好像皮带跟笼子没有锁住一条小龙的能耐似的。奥隆还闻到了老鼠的尿味。

他在货仓呆了一日一夜，然后又熬过了闷不透风的一天。老鼠啃食着他那被皮带磨烂的皮肤。是赫泽蕾负责喂他，还往笼子里洒海水来清洁，然后海水又从船边上类似排水槽一样的东西里流走。

“要是我敢解开你的锁拷的话，我早就喂吃你鸡肉了，”她边说边把某种血液混合物灌进他鼻管里。奥隆还是一如既往讨厌那些管子。他觉得还是很饿，就像以前每天穿过皮革塞进鼻子的两顿进食一样饥饿。但不管他如何挣扎和怒视，她还是自顾自地喂食。

又有两只雏龙被运了下来，笼子跟关奥隆的一个样。其中一只还是刚破壳而出的银色雏龙，一道勉强算是愈合了的伤疤取代了原本应该长在那里的卵齿。小银龙虚弱无力，可怜巴巴地望着他。另外一只只是雌性小绿龙。

奥隆试图与另外一只雄性雏龙建立心灵连接，但一阵莫名的痛苦突然涌上他心头，以至于他不得不在连接建起来之前就中断了它。刹那间，奥隆看到了那条雏龙所有的记忆。那雏龙在牢笼中孵化，根本不知道他母亲散发怎样的气味，或者他父亲眼神有多骄傲。他拥有的只是一个愚笨粗鲁的，把他照顾得很糟糕的看护者。要知晓母龙的想法要困难些；她跟奥隆的心灵连接要少得多。要是他们能张嘴说话就好了！

奥隆又尝试了一遍，试着把信息简化然后传达过去，而且尽量不带感情色彩、图像式的回忆或者自己的观点——总之只要保留纯粹的字句。

“你——名字？”

“那——太——小气。”

那太小气？这是什么意思？奥隆心里很是纳闷。

“我，奥隆，我，灰色。爸爸，奥雷尔。爸爸，青铜色。你的名字？”

“那太小气。”

奥隆不满地把尾巴摔在地板上。她难道没有在听吗？“什么？”

“那太小气。”

奥隆中断了对话，把脖子眼睛扭向了墙壁。不管怎么样，他反而觉得好受了些。只要闻到别的龙然后跟他们心灵沟通就能让他舒服些。从某种角度来说，虽然他遭遇了许多不幸，但跟他们相比，他还是幸福得多。很显然，小母龙还没能掌握心灵沟通的诀窍，至于那头可怜的小公龙，刚破卵而出，就完全迷失自我了。至少奥隆还知道他的父母是谁，还认识有他的姐妹。他还看见过别的龙，还知道他自己是何种生物。

赫泽蕾和另外一个精灵下到了货仓，身后尾随了两个船员。其中一个男性人类撬开了一个盒子。他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放在了地板上，打开了它。木屑撒在了地板上，奥隆嗅到了一种很特别的干燥气味。一个龙蛋漏出了它象牙般的尖刺。

两个精灵稍作了交谈；赫泽蕾蹲了下来，把耳朵贴在了蛋上，又敲了敲它，最后再次把蛋装好，锁了起来。精灵们一边继续交谈，水手们一边又把装龙蛋的盒子填满半盒木屑。男性精灵用通用语高声地对另一个男性水手说了些话。

“你给我悠着点，这木桶里装的可不是猪肉，人类！你从来就没肯花时间好好办事而吧，嗯？”

听见尖酸的评论，水手们却无动于衷。或许他们早已对精灵的冷嘲热讽习以为常。另一个水手提下来两盏油灯，放在了盒子旁。奥隆闻到油灯似乎烧的是龙的脂肪。两个精灵又略作交谈，然后赫泽蕾指了指货仓角落的网。

晚些时候，船开动了。奥隆感知到船的方向在变，而且左右摇晃得也更厉害了。他的水上之旅开始了吗？

奥隆不再反抗赫泽蕾给他喂食了，还看着赫泽蕾以同样的方式喂其他两条小龙。看着其他龙受罪其实也一样难熬。他已经尽量不去想其他两条龙所承受的煎熬了。

短暂的折磨结束了，奥隆看见赫泽蕾把燃油加进了那盏一直燃烧的油灯里，然后又爬上了挂在支撑货舱的两根立柱间的吊床。那些立柱就像被雕成方形的那些树干，或者说像山洞里的石笋。奥隆若有所思地直视着她，看着她在上面一晃一晃。她也回望奥隆，用她仅有一只眼睛。

第二天早上，一个穿着光鲜的人类下到了货仓，奥隆觉得那衣服是用龙皮做的。“大姐头啊，这趟航行怎么样啊？”那人类用了个奥隆听不懂的称谓。

“还不错，船长。况且这不是我第一次下海了。”

“真要去冰封岛？你确定？”

“这会是一趟漫长的旅行，我很清楚。”

“那应该不用提醒你最好去再去雇艘船吧。”

“你的伙计能搞定这趟旅行。”

“这是我这三年里第三次航行了。每次都还载着龙。”他向笼子看去。“这只龙活不了多久的，”他说道，眼睛盯着那只雏龙。“那头小母龙看起来倒还精神点——她会卖个好价钱的。但这算啥？”他继续说着，又绕奥隆的笼子走了一圈。

“一只公龙。”

“没颜色的？聪明点的人会宁愿买只蜥蜴也不买他。我们着陆的那天，不到日落他就会成为鱼儿们的盘中餐。”

“再说吧。”

“如果你想把这种有先天缺陷的龙卖出去，刺头也会笑话你的。”

“那是因为他还不懂龙的特性。一只灰色的龙，他后代的肤色完全不受限制，你看这种谣言能不能让买家趋之若鹜呢？”

船长只是摇了摇头。“不怎么样。”

“船长，笼子敞在这，龙们可不怎么舒服。你能不能叫些人手帮帮忙，把笼子都拴在船壁上吗？”

“如果你愿意为此多付一笔船体损失费的话？”

奥隆看见赫泽蕾把她的下巴闭得跟自己的一样紧。“好吧。”她最后还是同意了。人类可以不时地把自己的想法写在脸上，还能若无其事地擦掉，这太有意思了，简直像龙一样。

“呆会儿我会安排这事的，我的甜心。还有，我储物箱里或许还有个鹅毛枕头，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拿来枕那些宝贵的龙头。”他“咚咚咚”地退回到了货舱入口。精灵用她自己的语言问候了下那个愉快离去的背影。

她走到奥隆笼子的另一旁。“你有在听吗？嗯？”她一边无意地拍他的后背，一边看着船长出去的舱口问到。奥隆听不懂她的话，但透过肢体上的接触，她的一番心意已经传达过去了。那是像慈母般的温暖和呵护，尽管这又提起了一些伤心事。她突然停止了安抚然后把手抽了回去，好像被他烫着了似的。她的眉毛像两只正在嬉戏的雏龙撞到了一起。“你在听我说话”，说完，她又操上跟船长对话时的通用语。“我注意过你的眼睛。你刚才看着我，还看着船长。你是属于那种能听明白我们语言的龙吗？是的话点下头。”

奥隆正在思忖他是不是能利用下她的同情心。经过充分的观察，他知道人类在表达否定时会把头左右摇，在表达肯定时会把头上下摇。而龙类只会轻微开合他们的鼻孔。他点了点头。

她眼睛睁得老大，然后忍不住笑了。那是一阵愉快的声音；他无法说服自己不喜欢那笑声。“其实我还想知道，你能说话吗？”她开始了沉思。“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要给你回答的机会比较好。虽然我很天真，但是我并不傻。”

“我对龙还是有点了解的，小家伙。我曾经像你一样年幼，那是个我喜欢在春天把鲜花别到头发里的时代。我们——用通用语怎么说来着——对了，长者。我们有着灰白头发的长

者说我会个光明的前途，所以我也有幸成为一个伟大——自然大学生，哦不对，是大自然的学生。她叫伊瑟蓓兹。她知道一切有关生物的知识。她光是通过观察松鼠怎么储藏橡果就能预知接下来的冬天会怎么样，或者闻闻树汁就能知道一颗松树健康与否。她还向巨熊跟猫头鹰打听他们的狩猎。”

提到狩猎的时候，奥隆稍稍抬了抬头。他回忆起跟薇丝达拉一起狩猎的日子，以及与她不得不分离时的心痛。

“苍白爬满了她的头发，同时我也长大了，不过在她的心目中一直有一个神秘的领域：龙。在她去世之前有一个心愿，一直想找到只古代巨龙。她想找到一条经历过你们龙族统治一切的那个时代的龙。对，我清楚，早在帕兰人、兽人、或者他们的后裔，纳兰人——会说话的人类——出现之前，龙就已经存在了。”

奥隆真希望自己能在帕兰人出现之前就诞生。为什么伟大之灵们非要用他们来诅咒这片大地？那些不得消停的笨蛋。

“龙创造了艺术，龙会讲故事，这一切都不用文字。你们一族的历史远远超过了任何文字能记载范围，能一直追溯到神秘的时间起源。这里面的奥秘你们肯定一清二楚！”

奥隆很轻易地听明白了她的话；她有时要停顿下来组织语言，好像她习惯将那些古老的传说保存在记忆里，但从未有机会付诸言语。而且她还不是在用不熟练的通用语。故事中也未能传递出图像般的描述，不过也不会期待过精灵能讲出那样的生动画面。即使这样——奥隆不爽地使劲磨着他的乳牙，他也得承认——赫泽蕾是个善良的精灵。

精灵盘起她修长的双腿，在他身旁坐了下来。她的动作又让奥隆觉得她像只龙。

“她决定要去追猎黑龙努穆克。猎，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追寻。那真是一趟漫长的追猎行动，而且我们从中学到的龙的知识都够写成一书柜的书了。长途跋涉后，我们碰上个曾经用黑龙鳞来跟一位勇士换取过盾牌和盔甲的商队。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们答应带我们去那只龙的老巢。为此我们不得不穿越了沙漠，那绝对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艰难的旅程。虽然伊瑟蓓兹在那穿越沙漠的旅途中不幸患病去世，但在我的坚持下，我们还是完成了这趟旅行；我不愿看到她的梦想随她一起就这样死去。”

“最后我们找到了那条龙，那些商人却背叛了我们。他们想利用我，把我献给巨龙然后换取更多的龙鳞。我跟那些混蛋商人恶战一场，然后跑掉了，还留下了这道纪念品，”她说着，嘴角翘到了一个令人害怕的程度，头发的颜色也随之变成了像秋天森林般炽烈。她的头发有股干树叶的味道，就像桦树正在脱皮一样。

“后来我找到了努穆克，这简单得像切菜。你能相信我跟一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黑龙面对面吗？一个单薄弱小的身躯站在一股黑色飓风的前面？他本来会吃掉我的，我确信，但是我在记录伊瑟蓓兹语录的时候得知了这么一个趣闻：我知道你们龙类喜欢音乐。跟其他精灵相比我歌喉不怎么样，但我还是为他唱了一首关于大海的歌：

沧海桑田，彼洋之岸；

征途如梦，穷尽吾生；

盼兮盼兮，与子同息。

“这只是其中一小节。一首唱起来像波浪般起伏的小歌，挺傻的。但他却挺喜欢。他竖了起头，就像一只听到了哨声的狗——”

如果父亲听到这歌会多么不屑一顾，奥隆想道。

“——然后他对我说了两个字。用我们的语言，大海的语言，很平静地说：“继续”。我当然照做了。他年事已高，与世隔绝，非常孤独。我想他实在想找个谈话的对象，即使那不是另外一只龙也没关系了。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些很棒的故事。那些被遗忘的连硬币上的头像都模糊了的国王，还有那些早已化灰的王国，以及那些无法忘记的残酷战争——尽管已经没人记得为何打仗，和谁打仗了。”

奥隆把他的爪子收进了皮革手套里。精灵都是这样说话的吗？相比起他姐妹的絮叨，赫泽蕾的毛病似乎更严重。

“在给他念我们所掌握的龙的知识时候，我真觉得他老了。他纠正了伊瑟蓓兹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还填补了一些空白。他曾梦想龙类和人类之间能相互理解。他说以前曾经尝试过。但他也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把龙类的致命弱点透露给了人类。”

哼——奥隆心想。龙类有不少弱点，但没有一个是致命的。假设有，妈妈岂不是早该提醒过他，好让他能做好准备？

且慢，奥隆心里的另一个角落飘来了不同的感觉。那个角落叫做“耐性”，专门负责记忆妈妈的故事，以便他能从只言片语中搜刮到有用的信息。爸爸曾说过龙的数量在不断减少。难道伟大之灵的造物也会有瑕疵？一个致命的缺点？

她靠得更近了些。“你了解那致命的缺点吗，小家伙？盔甲接缝处的所在？我把它写进了书，但几年前却被些野蛮的笨蛋给烧了。”

货仓门打开了，一个肩上缠着链子和工具的工匠走了下来。赫泽蕾连忙站了起来，好像被看见坐在一只龙身边是一种耻辱。

“你想把这些野兽栓起来？”工匠问。奥隆觉得自己被降级了——从一个说话对象到一头野兽。

“栓牢点，”赫泽蕾答道。“如果他们能动弹些许的话，健康状况会好很多。我可想要我的投资能得到回报。”

被栓起来的感觉比被禁锢在笼子里要好受些。他的嘴套被取下来了，那纹章上的小人儿再也不能在他鼻子跟前晃来晃去了。他的脖子和四肢都被重物吊着。但起码他能动弹了。

一开始挺疼。当守卫解开他前肢的镣铐后，他试着动了动，但被皮带和链子拴过的手脚却带来一阵剧烈的疼痛，以至于他闭着的嘴差点叫出声来。他试着扭了扭背部，依旧是疼痛来欢迎他。疼痛像瞎了眼的闪电般在他体内乱窜，击打着他的骨头。慢慢地，疼痛消失了，他试着伸展着手脚，还试了下最远能伸到哪里：离船壁一腿距离。

“应该没问题了”，守卫说。“小心他的爪子——虽然我不觉得他能用爪子割开那儿锁链，但时间一长可不好说。你最好还是把他宰了然后给别的小龙加餐吧。不过是一只不值钱的灰龙。”

赫泽蕾一声不吭。

奥隆看着他把另外两只小龙也栓了起来。最小的龙费力地扇了扇翅膀；扭了扭身子把四肢收了起来。那只绿龙肯定没被关这么久。在跌倒之前，她还使劲用后脚蹬地试图站起来。

守卫又走到奥隆跟前，用拽了拽墙上的两个连着奥隆脖套锁扣的铁链。他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收起工具离开了。

这里又只剩下赫泽蕾了，奥隆盯着她，挪动着被拴住的手脚。他拽了拽，感觉舒服多了。他用他另外一只眼睛向锁扣望去，回忆着那个守卫是如何用一把跟爪子一般大的钝刀把螺丝弄进木头船壁里的。人类和他们精巧的工具！他的坚硬得足够匹敌金属的锋利爪子能毫不费力地刺进木头里，这不比一只龙母在巢穴里拨弄自己的龙蛋费事。

那锁扣的固定方式的确值得研究。

船舱里只有勉强够亮的灯光透进来，但奥隆很肯定现在是晚上。赫泽蕾在货舱里睡了，油灯散发着烟味儿和让蛋壳保持温暖的热量。她的头发现在变成了一坨干掉了的海草。几盏灯悬挂在她的长发之上。

奥隆的鼻子有点疼，但这次不是因为喂食引起的。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尝试后，他终于学会了如何用他卯牙去扭那嵌在木头里固定锁扣的螺丝钉。他扭掉了其中一个，但动作太快了，螺丝钉狠狠地摔在了地板上。还在睡梦中的精灵动了动，但没有睁开眼睛。

他把另外一颗螺丝也差不多拧下来了。只要轻轻一拉，他就自由了！

小母龙看着她。她使劲想挣脱她的镣铐，却把锁链弄得咔嗒作响。他恶狠狠地盯着她，尽他所能地用心灵沟通叫她“安静！”

“你真聪明，小家伙。”精灵在她的吊床上说。

奥隆立马转过了身子，准备随时冲撞向她。他不要再被关起来了；他宁愿自己钉在她扔过来的任何一把武器上，也不愿再次被送入笼子。但她却没有丝毫要起身的意思。她躺在那儿，用拇指和食指转不停地向上弹一枚硬币。奥隆看见那枚硬币上的无面的小人儿在空中飞来飞去。

她把硬币扔到了一个装着些碟子和剩菜的篮子里。“你继续，我不会阻止你。但千万记住一件事，当你跳出这艘船之后，千万要向东逃。那边的海岸在我们视线之外。你知道哪边是东边吗？”

奥隆闻着她的气味，试着寻找出哪怕一丁点恐惧的气味，但他只能闻到精灵和船舱的味道。接着他用人类的方式，上下点了点头。

“记住，小灰龙。我放你走了，而且告诉你往哪儿逃。如果你还有点信用的话，希望你以后会报答这份恩情。”

她用她最缓慢的方式起来了。

“信赖”，她用龙语说道。尽管发音很糟糕，但他还是明白了一切。

“信赖”，她重复了一遍，开始向他走去。她放低了膝盖和手，把头放在了龙头下面。

“信赖”，她说着，伸手用她最温柔的方式挠他的下巴。他快喘不过气来了，还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呼噜噜的声音。她的手在他前颌下转了转，然后取出了一只金属饰针。他不再无动于衷，他张开了他那还在作痛的嘴巴。

“我想知道，你会永远记得今晚吗？”她问到，从他的尖牙前往后退。他终于嗅到了她

的恐惧——不对，只是不安罢了。

“信赖”，他用通用语回答到，不过说得跟她的龙语一样糟糕。他一定要找出她所提到过的龙的弱点。但在这之前，还有件同等重要的事要办——

他猛的向前一冲，挣开了禁锢过他的镣铐，没有朝向她，而是朝向了那只小绿龙。他挣脱了船壁的束缚，但链子还挂在他手脚上。他一把把锁链压在了前爪下，然后用另一爪子抓起链子，用嘴一把把栓着他的重物扯掉了，厚重的皮革让他损失了一颗乳牙。他尝到了自己血的味道。

“快跑！你时间不多了”，赫泽蕾低声催促，她竖起了耳朵，仔细听着上方可能传来的警报声。

奥隆一步一响地迈到了小绿龙跟前，他一只自由的爪子跟其他三只还拴着重物的腿让他走路摇摇摆摆的。奥隆用鼻子轻触了她，她猛然一惊睁开了眼睛。她有着一双明亮的闪金般的眼睛，甚至比他妈妈、姐妹的眼睛还要明亮。

“你叫什么名字？”奥隆在心里问。

“我叫娜塔沙淇，你这小气的笨蛋！”她在心里回应到。

奥隆中断了心灵沟通，快步爬上了木质楼梯到了货仓出口。他“砰”的一声用头撞开了门。在他冲到外面的同时，她听到赫泽蕾大喊“小心！有龙逃跑了！”

奥隆爬上了倾斜着的甲板，看见值夜班的水手们正在匆忙抓起帆布袋和绳子。奥隆咧开大嘴，做出凶神恶煞的样子威胁他们，但清洁的海风却从船侧轻飘过来欢迎他的到来。海风充满了自由的气息——他迎着风跑了过去。

一个瘦弱的水手，或许是没什么经验，居然在奥隆就要离开船舷时莽撞地抓住了还拖在他脚上的铁链。奥隆抡了他一尾巴，一把抓住他的太阳穴，转过头来一口狠狠地咬掉了水手的脸。那年轻的水手松开了链子，直直的瘫坐在甲板上，然后一咕咚向后倒了下去；水手这一倒给奥隆带来了他自被俘以来最大的欣慰。在黑暗中，他听到下方的海水拍击着船，泛起白茫茫的浮泡。奥隆一脚蹬离船舷，从船边扎进大海。

他把腿收在身体两侧，像只离弦的箭一样往水里潜。他甚至来不及抬头看一眼星星；他只是觉得船在向北走，所以他知道他跳向了错误的方向。他合上了眼睛的防水眼脸，好在海里睁开眼睛，然后在船身底下掉了个头。

链子还拽着他呢。他不得费好大劲才转过身来，他不能就这样逃走，身上的束缚会给他们追踪自己的机会的。他在船的尾部把头露了出来，然后把栓他另外一只前爪的重物给咬掉了。往东方海平面看去，他看不到任何东西。

船就是他的监狱，一艘浮动的监狱。他又潜下了船底，后腿瞪向两侧，臀部、肩部和尾巴也配合着节奏左右摆动。如果不是后腿和脖子被重物拖着，他肯定能游得轻松些。他把爪子扎进船体里，咬断了绑着他后脚的皮带，解放了他的后脚。在为此又损失了几颗牙——还好只是乳牙。

吐了口血，他看了看套在脖子上的脖铐。那卑鄙的人类在上锁的时候居然没让他看清该如何解开它。但起码他应该还是能弄开连着脖套的重物的。他一嘴咬住船舵，把脊椎弓了起来，用强而有力的后脚使劲蹬连着脖套的链子。他摆好了姿势，用爪子抓起链子，然后用尽所有剩下的力气，想象着脚下还有个待宰的矮人。

奥隆的脚被捆太久了，几乎没有抓握的力气了，但依靠背部的肌肉，他还是把脖铐上的链子挣脱了，那些该死的锁链也只能毫无怨言的沉下了海底。上边飘来人类的声音，似乎在海里面寻找他，船却没有因此停下。他再次抓紧了船部，然后把脖铐上剩余的锁链都拽了下来。他还尝试着把那金属做的脖铐从头上脱下来，但那根本行不通，除非他把自己的也头割下来。

经过一番折腾后，他累得气喘吁吁，脚也不由自主地颤抖。龙蛋在上，多亏这笨蛋船遮住了我，不过它可帮不上我游泳的忙了。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了船舷；迟早会有人想起来要检查下船尾的。他再次合上了眼睛的防水眼睑，从船尾潜了下去，游进了没有一条分明道路的水下。他或许已经筋疲力尽，他或许会沉下海底，但此时此刻，他已经是自由身了。

第八章

翻译：银月 校对：炽翼之影

海水的浮力托着奥隆沉沉浮浮，那种奇异的浮力像极了双亲留给他的记忆碎片中，在飞行时上升气流的力量。

如果不是有这可恶的脖铐，我能够一直游下去，奥隆这样想道。他发现，只需要用嗅觉和视觉，就能够在水面上一直前进而不会迷失方向。托体内长而宽的肺的福，呆在海面上一点都不费力。与此同时，随着不停地游泳，他发觉他需要越来越多的休息来维持体力。

他开始庆幸身上没有长鳞片。如果和平常的龙一样，有着刀枪不入但厚重的鳞甲，大海一定会毫不留情地将他吞噬的。他记得母亲告知他的话：没有一成不变的弱点。他翻了个身，平躺在海面上，沉浸在伸展四肢时所带来的愉悦当中。新鲜的空气，运动，还有海水的刺激，将他被囚禁在马车和船舱中时的郁闷心情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和薇丝达拉一起狩猎时的振奋心情。他抬头望着星辰，开始想念起那生死未卜的妹妹。

不论精神状态怎么样，他的身体已经饥渴不堪。他喝了点海水，但那只会让胃痉挛起来。他之前听说过海里有很多鱼，但是经过几次短暂的下潜，即使借助着防水眼脸的帮助，也依然一无所获。那个夜晚，他能入嘴的东西只有漂浮在海面上一大团一大团半透明状的东西，但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蜇伤了他的腋窝和脖子，留下的伤痕在之后的两天内一直刺痛着他。波浪越来越大，很明显，空气使徒和水之使徒又要开战了。

他在狂野的风暴中无助地漂着。敏锐的方向感告诉他，海流正将他带往北方，即使他看不到星星，他也能感觉到海浪正将自己带离朝思暮想的家，离薇丝达拉和父亲越来越远。恶劣的天气一结束，他就焦急地寻找着哪里是地平线，哪里有陆地的踪影。而推动他向东方前进的后腿却变得越来越无力。

下午，飞向东方的几只鸟出现在他的视野中，让他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天，奥隆看到鸟儿白天飞的很高，而夜晚则回到东方来。他尽可能地跟着它们，尽力让自己的休息时间变少，游的时间更长，尽管饥渴还在不断地侵蚀着他。第三天凌晨，他终于盼到了地平线彼端的破晓之光了。

太阳！太阳的荣光为他照耀出陆地的所在。这就是为什么龙们会生出双翅，在她照耀的苍穹下翩翩起舞。父亲在他刚刚孵化出来的时候，和他提到灵魂和上层世界，但是此时，奥隆对自己立下了誓言，一定要将对太阳的感激之情散播到世界之中：她是那样的无私，身处上层世界，为世界洒下赐予万物于生命的无上光芒。

眼睛被阳光刺激的刺痛慢慢消失了，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但依旧奋力地向着地平线那里游泳前进。当他用力地划水的时候，陆地忽然消失在他的视野中。他陷入了恐慌之中，以为他喝了过多的海水而出现了幻觉。不过很快他又再次能看到陆地了，就像海平线那端的小小污渍。

他快到极限了。他停下来歇口气。然而海流却不住地将他向着远离那片陆地的北方拉拽。他咬紧牙关，再次艰难地驱动起身体和尾巴。他调整视线，将它移动到那片陆地上，他游啊

游，他感到身体越来越沉，大海正将他拉入她的身躯，将他拉向死亡。

一种奇异的明澈之心打倒了绝望。他意识到，这将是此生第一次艰苦卓绝的奋斗。不是在抵御敌人，不是在抵抗命运，更不是在对抗茫茫大海，真正的战斗则是在他的内心中打响。他生存的愿望在拚命地抵抗，而身体的苦痛、快要被掏空内脏的躯壳、快要流干鲜血的灵魂则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它们要奥隆放弃掉先前的拚搏和奋斗，将他向着死神推搡。

我不能听它们的！我绝对不能放弃！我要把注意力放在身体上。我差一点就可以彻底达到目标了！

他闭上了眼睛，沉到了水面下，直到水快漫过了鼻子。之后，他开始游泳，穿过伤痛的泥潭，越过疲劳的沼泽，向着死亡深渊另一端的救命稻草游去。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决心，除非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不停地为自己打气，迫使自己认为这只是一场试炼……直到他碰到了沙子。

他从水面上抬起头，海浪正将他往沙滩上推。在直立的巨石下方，杂乱地堆着一些类似巨人的王冠的东西，还覆盖着厚厚的鸟屎。海鸥，还有一些他叫不上来名的，尾部分叉的鸟儿在空中向他飞来，不管他之前有着什么样的努力。我现在大概不像一只龙了，而是一具尸体，他想。他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将身体从水中拖出来了，水流就这样把他往沙滩上推，就像是水流在推着一截漂木。有一种感觉让他恶心不已，他感觉好像还在海浪中一沉一浮，而他现在已经可以平静地躺在干燥的陆地上了。此时，他彻底地屈服在疲劳的脚下，将紧绷的神经彻底丢到了九霄云外。

* * *

鼻子上好像被什么东西掐了一下，他吃痛醒来。一只小生物正用它那剪刀似的螯揪他腿上的肉，还用它巨大的下颚咬住了那块肉，就像武士们紧紧地握着盾牌。

奥隆一下子咬住了它，然后吞下去，感受着喉咙里咔咔的抽动。在他后腿的膝盖那边，还有另外一只小东西，他伸长了脖子去够它，它一下子就跑开了，冲着他挥舞着可笑的巨螯。他伸了伸脖子，一下子也吞掉了那只。

一阵水花飞溅的声音吸引住了他，接着他无不遗憾地看着一群螃蟹优哉游哉地回到大海中。现在大概是晚上，或者说是凌晨。风开始变得凛冽，海水开始褪出他趴的那片地方。

奥隆艰难地移动着四肢，他现在需要淡水，无比的需要，比任何东西都需要。

他望向石山的顶端，石山看起来并不比洞穴里的蛋壳高多少，但他已经没有力气来跳跃了。他爬啊爬，他身上的脖铐不住地摩擦着地面，甚至还被小石子卡住。他发现了一个鸟巢，但里面没有鸟蛋。要么这个鸟巢已经被袭击过了，要么，还不到鸟们生育的时间。他抬头看了下弯龙星座。无论什么时间，它总是高高地挂在空中。

这一举动惊动了海鸥们，它们冲着他发出刺耳的尖叫，但他对其视而不见。他爬上了一块巨石的顶端，环顾四周。这里没有山丘，只有树木——夹杂在被风吹弯的草丛中，从凌乱的灌木丛和岩石中伸出来的矮木。

雨水！在巨石的顶端有一滩充满着鸟屎的小水洼。他已经顾不上味道如何，迫不及待地把这堆肮脏的东西喝了下去，这让他内脏的痉挛好了不少，他感到生命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体中。

他开始好奇他现在所处的地方。从这里看到的，只有望不到边际的、无止境的海洋，这

块陆地的形状像是一只长长的手指，这可能是一座岛屿。他准备等待白昼的到来，然后去探索一下北方——

一个身影接近了巨石的顶端；他闻到一只龙的气味。

“这……啥？这……啥？”一只幼龙吼道。幼龙身上有着蓝绿色的鳞片，就像潮湿的小页岩一样。

“我——”，奥隆说。

“这……啥！？这你不该的，小雏龙。我烤了呢。这我地。”

“我——”，奥隆还想说话。

“回……回海里去！回……回水里去！不速之客！咯……滚！”它咆哮地说，看样子还准备咬奥隆。

奥隆退了回去，他跃到下面的沙子上，发出沉重的声音。那只幼龙也跳了过来，不过奥隆还是及时避开了他的落点。它用爪子不停地痛打他，还往他身上撒沙子。它朝他冲了过来，奥隆只好跃到水里。

“我不能再游了——我会死的”，奥隆恳求地说。

“那不错，也，对我来说，灰……灰。”

幼龙在海滩上遛来遛去，盯着奥隆绕着岛屿游往南边。

“你能告诉我怎么去陆地吗？”奥隆喊道。

“你说你会淹死。那就试试吧，小雏……雏龙。”它掉头往回走，还时不时地回头摆出一个进攻性的姿态。

奥隆的希望破灭了，他开始向着东方游去，离岛越来越远。公龙依然还在盯着他，一动不动地，就像像一块龙形的石头，直到奥隆不再回头为止。岛屿在他身后变得越来越模糊，就像一弯在嘲笑他的月牙。他游在风平浪静的海洋中，背后就是令他感到心烦意乱的岛屿。东方地平线那里，有几颗星辰在闪耀。已经不再有陆地了，这个想法让他的脖铐越来越沉。他用尾巴扎了个猛子，然后翻身过来漂在海面上，该何去何从呢？

有什么东西撞上了他。有那么一瞬间他惊恐地以为是那只公龙，跑过来想要给他致命一击。但那是一面暖洋洋的、光滑的皮肤。

这大概是一种鱼。不对，鱼不会暖洋洋的，这东西还会呼吸，用它头顶上的一个小缝隙呼吸。他把脖子伸到水面下。他看到了一只眼睛，一只笑咪咪的眼睛，好像对它背上的它从未见过的不速之客感到欣喜。

另外一只划破了水面，在水面上一闪而过。奥隆看到了闪闪发光的鳍和巨大的尾巴。

奥隆试着对他们发送心灵感应，然而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只有一些舒适而友好的情绪。一个大脑袋忽地从水面上露出来：它有着硕大的前额和短小且带着微笑的鼻子。这是一张熟悉的面庞，比起无毛猴子们的面庞，除了没有头冠，眼睛的位置不大相同以外，它更像一只龙的脸。海豚，是海豚，他认出来了，他从母亲留给他的潜意识中，挖掘出的记忆这样

告诉他。

无论在何处，他们都可以在任何水域中自在畅游。一只海豚沉到了他的下方，然后友好地用肚子托起了他。奥隆立刻爬到了它的身上，在它再次下沉的时候，他跃到另外的海豚身上。海豚们开始不住地在水面上跳跃游玩，这似乎是他们的娱乐项目。

朝阳的光辉如期到来，奥隆发觉他在另外一个岸滨漂着。这是一个真正的岸滨。山丘从水面上高高地伸出，覆盖着绿色的苔藓，水从山丘上沿着 Z 字型河道潺潺流下。他鼓足力气游进入海口处的淡水湾，小心翼翼地瀑布处喝了点水。忽然，父亲的忠告回响在他的耳朵里：疲劳过度时不要喝太多水。海豚们也同样畅游其中，还发出和鸟叫一样吱吱咯咯的声音。他伸出脖子，将视线落在那长而狭窄的海滩上。一些人造建筑矗立在入海口另一边的岩墙边，紧紧地贴着。他认识到那些亮光，他曾以为是地平线边缘的星星，实际上是人类点燃的火光。

有什么东西刺激了海豚群，它们就这样忽然不见了。奥隆看到一些木质的船只开了过来，它们都只有单桅——船上的人类全都在奋力地划着桨。奥隆看到船只一边的渔网，颤抖了一下。他紧贴着山壁一动也不动，与周围的景象融为一体。这样除非他想要移动，否则不会有别人能够认出他的。不过那些船不是来找龙的，他们只是要捕鱼。接着那些船将满满的渔网拖回了海湾。

哪里有人类，哪里就有垃圾，耗子会吃垃圾，猫抓耗子，狗追猫，这些动物都是奥隆的盘中餐。但不是现在，大白天的。现在他能做的，只有喝点淡水和睡觉。在山脚下杂石中间的沙滩上，奥隆不住地扭动着身子让沙子覆盖住自己，只留下一只眼睛和鼻孔在外面。他睡着了。

夜晚他翻找着垃圾堆，咬着鱼头和尾巴，嘎吱嘎吱的。看来他不怎么走运，没有碰到猫猫狗狗的，哪怕是只耗子。或许是他的气味把它们吓跑了，尽管四周都是臭气熏天的垃圾。

别着急，他想到，舔着那些连猪都不吃的杂碎，下个夜晚，或者再下一个，他们就会习惯我的气味，就会靠得更近。

一只狗冲着他狂吠，它的主人好不容易安抚好它，另一只狗又开叫了。他离开了垃圾堆，在河岸边顺着嗅觉前进，偶然间看到一窝水鸟的蛋。它们的母亲拍着翅膀逃走了，而最后一颗蛋也落入了他的肚皮。奥隆穿过入海口来到与人类居住地相对遥望的陡峭山丘中。借着夜幕的掩护，他开始攀爬，想要借着高度一览海岸全景。

他在暗绿的苔藓和青翠的草丛中打了个盹，在黎明的太阳照耀出完全海岸前醒来。他立刻认出了这是什么地方。这片延绵不绝的山脉是他父母成双配对的地方，他们浪漫地把这个上有茫茫白云下有皑皑积雪的山脉作为他们曾经的家。山脉和海滨之间延绵着一片树林，就像是水之使徒和大地使徒间的分界线。横贯南北的长长的海岸看不到边际，夹在狭长的海滩和破碎的悬崖中间，峭壁岩巍然矗立其中，经受着海水长年累月的冲刷。向西边看，辽阔的海洋映入眼帘，一些低矮的岛屿零星地散落其中，其中还有那个绿油油的岛屿，唯一的居民是那只讨厌的幼龙。那是个多雨的岛，岛的上空堆积的乌云正向山丘飘来，压得奥隆喘不过气。不偏不倚，乌云开始就地解决问题，往狭窄的树林带倾倒巨量的雨水。

他好奇地山崖上走来走去，愉悦的心情却被人类和马儿的足迹吞噬得一干二净。迷失在茫茫的汪洋大海和巍峨的无尽山脉之间，他感叹自己是如此的渺小。一群羊出现在他的视

野中，正寻找着可以遮风避雨的小空间。哪里有羊，哪里就有羊倌、狗、马儿。为啥他就没漂到一个有野狼嗥叫的岸边呢。

他还没准备好开始陆路的旅程。他需要吃东西，尽快恢复体力。父母曾告诉过他，这片山脉并不是理想的避难所，有巨龙住在那，他们不会比岛上的那条幼龙更友好。

奥隆还不敢在白天的时候到悬崖下面溜躑，他怕被认出来。他需要点时间来思考。雨水不住地洒下，流向大海，他饶有兴味地看着水手们熟练地在小帆船上收他们的网子。

* * *

山谷的北面有另一处瀑布，一些人类女性在那里清洗锅碗瓢盆和衣服之类。河道并没有穿过他们居住的地方，但人类还是为了方便在两侧搭建了一座桥梁。一些菜园子在悬崖脚下落户，那里有非常肥沃的土壤，这得益于悬崖上常常会有掉落的已经死去的植物。也许因为当地居民担心北方远处的什么可怕的东西；有一堵石墙矗立在河流的沿岸，但到山谷这边就戛然而止，好像它一直就没有想建成的意思。

妇女们用瀑布下的水来清洗一种亚麻织品，拧干净水分再带回家里。奥隆都知道这些，因为某个晚上他在垃圾堆里设法捉了一只肥老鼠和两只海鸥之后，他花了一个白天去观察入海口对面人类的生活。河口散落着许多杂石，奥隆很喜欢那里。只要往里面一站，再盖上海藻，就可以摇身变为飘摇于狂野海风中的小小凸起，浑然天成。第二天依然白天休息晚上出来，他决定继续这种夜行生活，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许多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每天都会陪着他们的母亲做例行的家务，他们要么一起玩耍，要么遵从父母的安排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人类女性说话的时候，往往都是那么的悦耳动听，让奥隆联想到清晨鸟儿的“似调歌舌更叮咛”。一个有着大肚子的孩子穿着宽松的罩衫在海滩上踱步，似乎没有听到父母粗声的叫嚷。一个长头发的男孩坐在桥边，还把一条线往河里甩。男孩独占了小桥，女孩就只能跑到沙滩上玩潮湿的海沙，还搭成一座座小山，嵌入了许多被磨光的贝壳。

奥隆悄悄地潜进水里，把自己皮肤的颜色变成和海里的小石子一般，非常缓慢轻柔地漂向沙滩。一只鹈鹕低低地掠过水面，搜寻着水下的美食，但它什么都没发现。

男孩也许是看到了在波浪中奥隆的后背，然后他大喊起来。奥隆冲出海浪，在她还只是瞥见有东西从大海中冲出来之前，就扑倒了那个女孩。他脖子一伸一缩，迅速地咬断了女孩的喉咙，终止了她尖锐的呼号声。

河流上，妇女们丢下手里洗好的衣服，抓起她们的孩子就跑。奥隆抬起头，女孩软软地躺在他的爪下，盯着瘦的跟木棍似的男孩。男孩扔下他手里的木杆，到桥边举起一块大石头。

很勇敢，但太迟了，奥隆想，抓着女孩潜回了海浪之中。岸边抛来了许多石头，但没一个能砸中他的。他翻滚过来漂在海面上，出现在人群的视野中，而且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轻柔起伏的海浪上享用了他的美餐。

警铃声响彻了城镇，人类开始显现出这个物种的力量所在。人们从岸上抬来了不少一些运河船，还在海滩上点燃篝火。奥隆嘴上的食物还有一半没吞下去，他抬起头，盯着远处那些渔船扔掉了还没填满鱼儿的渔网。奥隆这一抬头，给了人们一个明显的目标，于是他们纷纷将船头转向他飞驰而来。

他就这样漂浮着，吃完了他的美餐，他知道现在他还有点时间来打个嗝。有一两支箭呼

啸而来，但直接扎入了离船很近的海面里。奥隆翻了个身，开始向远离陆地的海洋游去，还花了很长时间潜在海面下。

渔夫们打渔的经验明显比那些男人要丰富，他们操纵运河船也是得心应手。每次奥隆出现在海面上，他们就随之调整行进路线。那些划桨的船扬起了帆，但随着向西航行，相对他们来说，奥隆受风向影响也小得多。那些渔人距离他还有八个船身的距离，悬挂的渔网随时都可以抛出去，船上的人们已经拉起了弓、操起了铁矛。

奥隆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那些网，这让他可以很轻松地躲开他们。当他下次出现在海面上时是在那些渔船的后方了，一个带有倒钩的长矛险险地擦着他扎进了水面。男人们立在船首跃跃欲试。

那柄矛上还缠着绳子，奥隆一下子咬住了绳子，想往水里拖。但船上的男人们不是吃素的，他们一起将绳子网船上拉，力量比他的大得多。两方拉扯了一会，奥隆注意到周围的船越来越多，然后他浮出了水面，猛地吸了口气，松开了绳索，一个猛子扎到了海里。他用他最快的速度向外海游去，当他再次浮上水面的时候，船只们还在无望的搜寻着他，却连根毛都找不到。

奥隆还保留着他的体力。有一艘渔船准备打道回府，但其他三艘运河船还没有放弃，沿着一种混乱且奇异的路线在他身后的海面无目的地寻找。奥隆对那些人了解不多，但他相当欣赏这些路线，因为这是猎人追捕马儿时的路线。他们的船只、渔网、长矛还有他们的决心，还有一系列的发明创造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人类这样的团结一致，他们能够杀死一条巨龙比如说自己的祖先，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但现在他得完成他自己的计划，一个可以从他们锲而不舍且致命的追捕下取得一定优势的计划。至少会让他们没法射中自己。

奥隆到达了那片群岛，当他爬上岸的时候，如他所预料的人类也改变了他们的航线。渔船上，不住吠叫的狗和成群的人们准备好要登上小船了。运河船放下了帆，划起了桨，像一把锋利的小刀一样破浪前进。一脸冷酷的头领站在船头，用长矛指着奥隆，指挥着划桨的人们。

奥隆也不跑了，他转身面对着前来猎杀他的人们，放声大吼，这样的一吼若是在以前，在他出生的那个洞穴里，能把洞里所有的蝙蝠都惊飞起来。这还算不上巨龙的怒吼，但这也绝不是雏龙细声细气的吼叫。来吧！人类们。最好把你们的狗也带上。大地或者海洋，他有足够的空间和体力与他们周旋。

他只希望他们没有意识到他的意图。

他跑向树林，在这个小岛上，树木格外的枝繁叶茂。岛上有一个小圆丘，有星点的杂石点缀着，这也许是从海底耸起的高峰也说不定。奥隆消失在群石中之前，刚好看到在岛屿的另外一端，有一艘小船悄悄地上岸了，他们怕他重新回到水里。相比之下，人类还是更有点远见的。

“啥——啥？”那只蓝灰色的幼龙刺耳的声音从山脊上传来。他的头从草地上伸出来，显得格外突兀，他看到奥隆正躲在石头后面。鸟儿尖叫着在他头上盘旋，他刚刚一定在鸟巢中。“你回——回来？呢活不过今天了，入侵——侵者！”蓝灰色的龙冲向前，穿过陆地与沙滩交界那里杂乱难缠的植物丛，向他冲过来。

奥隆看到他眼中燃起的杀意。他听到了狗吠声。“我看未——未必，”奥隆边说边跳到了

巨石堆中。他摆动着尾巴，将他经过沙滩时留下的足迹擦除干净。

奥隆什么都看不到，在狗后面的那些拿着长矛的人们，手持渔叉的渔夫们，那些人们的首领在人群中规划着线路，下达追捕的命令，奥隆都没有看到。但那只幼龙看到了。奥隆从那只没翅膀的幼龙的意识中读到了惶惑：他紧盯着这些人类，惊呆了。惶惑转变为通晓，通晓转变为恐慌。幼龙转身朝着树林撒腿就跑。人类注意到了这股动静，他们放出了狗，吹响了一种能吹出哀恸音节的号角，告诉其他的人紧跟着。

第九章

翻译：炽翼之影，银月

在连续几周丰盛的海鲜大餐后，奥隆终于弄断了束缚胸部皮带，依靠收缩背部肌肉将接处的铆钉撑坏。脖子上的那一条则麻烦些。尽管他能把脖子弯曲到足够咬到它的角度，但连接处的那些金属环仍然太过坚硬。他连后爪都用上了，用力向外拉扯也没办法把它弄坏，至少在脖子勒得受不了之前弄不坏。最后，他决定先这样放着，等他成长到足够强壮时再解开。但愿在脖子长粗到足够勒死自己之前。这并非杞人忧天，这几周他的脖子已经长粗了不少，脖铐已经不再像原先那样耷拉在他的肩膀上。

除此之外，奥隆每天都在海滨捉龙虾、捕螃蟹、撬牡蛎、挖蛤蜊，能够享受到这样的生活真是惬意。他观察鹈鹕捕鱼，这种看起来古怪的鸟低低的掠过水面，当辨认出要捕的鱼时就折起翅膀扎下去，用勺子样的嘴舀起受惊的鱼。奥隆模仿这些水鸟，爬上海中的礁石，当他看到鱼时就直挺挺地拍进水里。不是每次都奏效，但还是收获颇丰，只要一个早上的时间他就能抓到不少的鱼来填饱肚子。

他学会了与海鸥和燕鸥交谈，它们的话语单调乏味，但能从它们那里知道潮汐的状态、第二天的天气、还有鱼群的动向。

他探索过周围的其它小岛，多数是些有点绿草的小沙洲。由于他住的岛上有树木，人类会不时地光临。他们在沙滩上点起篝火，烤制刚捕到的猎物。从靠近河流入海口那个村落里来的男孩们每次都会学着他们父亲的样子，搜寻着那只早已不在的、不值得怀念的幼龙的巢穴：一个在石堆中挖的山洞。他们寻找掉落在沙地上的鳞片，对一块地方指指点点，在追猎那幼龙的时候在那里牺牲了两条狗和一个人。奥隆把自己隐藏在沙子里观察他们，把他们交谈的内容全都记在脑袋里。

春末夏初的日子里，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平生第一次的，奥隆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吃饱的时候，假如天气不错，他就会坐在岩石上晒太阳，通过观察脖铐在脖子上的高度计算自己又长大了多少。他精力充沛的在岛屿间游泳。他开始感觉到那种想要出去跑跑的冲动。母亲曾经告诉过他年轻的龙总会有那么一种冲动，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四处云游。不过，脑中雏龙的那部分还是坚持留在这个食物丰富、危险又少的群岛。

一次暴风雨过后，他得到了一个和其它生物真正交流的机会。它像个矮人一样全身裹着盔甲，又有像鸟一般的喙。它由草地慢慢移动它庞大的身躯回到海里，奥隆看见它时，它正在沙滩上休息。

“你是什么？一只海龙？”奥隆问道，绕圈打量着它庞大的身躯。实际上，他认为它不会是只龙，但是他不想冒犯它，万一它是某种龙的远亲。

“内素啥？”这生物听懂了他的语言，不过它的回答带有浓重的口音。

“海龙。你。你是什么？”

“我素大海龟。基比湿，我的民字。你素特大号的鬣蜥吗？”

“我是龙。小龙一只，还没长翅膀，也没有火焰。”

“农。噢，对，我知道他滕。很久以前，他滕说，农主宰着素界。在恁内到来以前。”

“恁内？”

“人-类。恁内，他滕养羊，伐木，织网。”海龟在沙滩上向前挪动着身子，在身前划出了一道波纹，就像一艘航行在水面的大船。“现在素界素他滕的。”

“人类没主宰世界。他们生活在世界上，和其他生物一样。他们下不到地底，也掌控不了天空。”

“哈！每一年都更多恁内。更多羊。甚至那古老的农岛，迷雾中的农岛。内陆海现在也素他滕的。”

“内陆海？那是什么？”

海龟挥舞着一只鳍足。这很难称做不耐烦的手势，它挥舞得那样慢，但是它的话音变得尖锐。“小雏农！和海龟一样。问不完的问题。则些，所有则些水。内陆海。我去过，跟着夏季的洋流。总有恁内，即使精灵们曾经居住的地方。农们，也是。”海龟低下头，长时间说话令它感到疲惫。

“即使在这片群岛？”

奥隆等海龟又向前挪动了两次才得到回答。

“对，没有地方生蛋，很久以前开始。农没有了，只有恁内。你想要老海龟的建议，小雏农，你要远离人-类，远离——。”

“现在龙们住在哪里？”

海龟什么也没说。它已经到达了水边。在海浪的激励下，它又前进了一个身长。

“现在龙们住在哪里？”奥隆再次问道。

“则里，你住在则里。其他的不知道。”

奥隆感觉到海水冲刷着脚踝。海浪像是恒久不变的恐吓的低吼。他的爪子嵌入沙子里。他想要干燥的陆地，山脉，还有森林围绕自己，真正的山洞，不是乱石堆中的缝隙。不是海鸟和渔夫的小岛。他看着海龟游在浪涛之上，从一个笨重的大号角变成一个优雅的水上运动员。他甚至没说句再见。

他动身游向海湾。他想找一个去东边的路，去森林和山脉的路。然后再向南，那里是他更熟悉的土地。找到薇丝达拉或者父亲的希望虽然渺茫，但就算再渺茫，这也只能是他唯一的愿望了。赫泽蕾所讲的关于努穆克的故事在他心头萦绕不去。那个龙的致命弱点究竟是什么？这难道是龙族在这个世界上逐渐衰退的诱因之一吗？

一路上，他只要找到那种水质清洁未受污染的河流，就先去用河流里的鱼儿把自己喂个饱。这里有三条小河，它们将山丘切成两半，在切开的峡谷前的岛屿处汇合。每条河边都有人类的定居点，看起来都和他最初遇到的那个差不多。

在他的一次河流探险时，发现那群曾经救过他的海豚聚集在一起。那天晚上，他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以雏龙的观点来计算，那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他们聚集在一起，雄性海豚在他的身边绕来绕去，雌性海豚和她们的孩子则离着他远远的。

晚上奥隆睡在瀑布下被清水冲刷得光亮的岩石上。青蛙在小池塘里制造着水花，他心不在焉地逗弄着它们，心里琢磨着将来的计划。他需要再爬一次山崖，如果路途上有空旷的地方，他就得以最快速度通过。这样他才能第一时间进入森林，因为从这里到悬崖那边只有森林里才没有人迹。

黎明，一艘渔船出现在他的视野中，船上有四个人类在撒网捕鱼。他小心翼翼地潜往深处抓几条鱼做早餐，还小心地只在大片海藻聚集的地方浮上水面透气。在海藻下隐藏着的小鱼在他的冲刺下四散逃开。

当他在海藻中间露出鼻孔休息的时候，他的耳朵捕捉到水下传来奇怪的尖叫声。他花了点时间才辨认出这是海豚的语言，与他们通常的吱吱咯咯的声音非常不同。这种声音来自于渔船上。

除了捉龙，人类也猎杀海豚！

奥隆张大鼻孔，咬牙切齿。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大鱼吃小鱼，海豚吃大鱼。人类吃海豚什么的也就不奇怪了。这是个危机四伏的世界。

奥隆潜了下去。人类居然要杀害拯救过他的生物，这是什么样的世界啊。

他那不透水的眼睛能够分辨出那些网，还有在附近浮着的准备捕捉海豚的渔船。有可能那些人类先是给海豚撒食物，诱使它们靠得越来越近，直到有一天近到足够用网捕捉。或者是海豚误撞入那些网中。几条没有被网住的公海豚此时正疯狂的绕着被困住的同胞打转。奥隆看见有一艘船在拉着一只死掉的海豚的尾巴，一些渔叉还插在它的后背上。周围的海水被鲜血染成了粉红色。

他看到的那些网只会增加自己的愤怒。祖先在上，他们给了雏龙以修长的身材，和无比的力气。他用自己的爪子和牙齿拚命地撕扯着围绕在海豚周围的网，就像一个疯癫的狂信者那样。他抓扯着网的绳子往身后扒，还用自己成排的锯齿状牙齿奋力地分开那些潮湿又柔软的网。

那只海豚依然对他的举动不明就里。它对奥隆不住拍打自己的疯狂举动感到害怕而不住向后畏缩，直到网外的一条雄海豚游过来，其他的才明白过来这是怎么回事。

奥隆得喘口气了，他找了一个离渔船最远的地方浮上水面。呼喝声从海湾上传来。一把渔叉划过一道弧线刺向他，刺破空气像水鸟潜水那样直直地扎进水里。虽然只差几码就刺中了，不过渔叉在这方面并不是什么专业户，它摇摇晃晃的沉到海里去了。

人类开始拉起渔网想要抓住他。他再次潜入了水里，带着满腔的怒气游近渔网。

理智会带领你走向胜利，但怒火会吞噬掉它。他听见了母亲的歌声。渔网不是他的敌人，向他抛渔网的人类才是。他转身想要逃走，另一面渔网在他身后的渔船上投了过来，想要抓住他。他直直地潜到水下，尾巴扫过放置在渔网底端上的重物，刚好躲开了渔网，两面渔网在他的头上纠缠到了一起。

奥隆一扭一扭地穿过了渔网，然后扒在那团乱麻的底端，来回地拉扯着，让人类觉得，好像真有一只龙落入了网中。几艘小型渔船离开了主战场，向着奥隆驶来；奥隆看到领船的渔夫个个干练，手持锋利的渔叉站在船头。如果最好的渔叉手都在小船上，那留在大船上的还有谁？

他潜到底，藉由身体变成和海底一样的颜色，他在那些渔船的另一边稍微远一些的地方

浮上水面。

但是他没办法消除掉自己的影子。其中一个渔叉手比其他人更机警，向他投来一只渔叉，他的喊声在水底下都听得很清楚。但他已经到达大渔船的另外一边了。他爬上船舷，用自己前后脚紧紧地附在栏杆上。

两个抓着棍棒和钩子的老人走向他。

奥隆直直地伸出了脖子，僵硬得就像船的主桅。“噢，你敢吗？”他大声地吼道，嘴角不住地漏出鲜血——那是奥隆撕扯渔网的时候失去了几颗牙齿。

两人惊恐地后退，看起来怕极了那声龙吼。其中一个人将钩子丢向他；钩子没有打到他的头，却打中了他的鼻子然后弹开了。痛楚从他那敏感的鼻子一连延伸到眼睛和后背，疼得他眼冒金星，视线模糊。他的脖子反射性地弓了起来。透过模糊的视线，他看到另外一个人拿着钩子向他走来。那个老人用力刺入他脖子根部锁骨的位置。

奥隆尖叫着窜跳到一堆杂物中，忍痛挣脱了人类的钩子。他看到了鲜红的颜色。他感到身体有些不听使唤了，接着他向一个渔夫用力地喷。

有什么炽热的东西从他的喉咙里爆发出来，甚至比他的怒火都灼热，从他的嘴巴里猛烈地喷射出来。奥隆惊诧地看着灼热的粘液在空气中化为火焰。人类惊呆了——如果说在他皮肤着火之前，还给他一点时间惊呆了的话。

火焰的气息让他本能地紧闭起鼻孔，这种气味让他想起了父亲。一股橘黄色的热流流过甲板点燃了绳子和帆，被喷到的那个人在甲板上打滚，但得到的结果只是在临死前把火焰散播得更远，点燃了堆放在一起的船帆。在船头的那个人则跳下了海。

有一艘小渔船冲着奥隆驶来。只靠着几个桨手驱动。奥隆跳到杂物的另一头，准备再次喷吐。一个男人意识到即将发生什么，他立刻丢掉了船桨，跳到了海里。另外一个勇敢的则用壮硕的手臂拿起他的渔叉，向着奥隆投掷过来。

渔叉和火焰在空中相遇，金属的武器和奥隆的火焰彼此交汇而过，燃烧的液体击中了小船，而渔叉却没有刺中目标，被燃烧的火焰推开，偏了一掌宽的距离。这离奥隆太近了，他甚至都闻到火热金属的气味，木头做的把已经只剩下一阵青烟了。

火焰吞没了小船，渔叉手和桨手烧焦扭曲的尸体还坚守着它们生前的岗位。奥隆跳进了水中，冲着最近的一艘渔船潜去。落水的渔夫踩着水的双腿有着相当的诱惑力，但他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等着他去烤。

奥隆潜到了底，然后猛地向上蹬去，突如其来的水压变化袭击了奥隆脆弱的耳朵。他冲破水面，落到一艘船的甲板上，在闲置的绳索和渔船用具中间。船上的人类纷纷跳水保命。他想故技重施，冲着桅杆喷射火焰，然而他用尽全力的结果也只是吐出了一点点零星的火焰。奥隆看到这样的现象惊呆了，他摇摇头，无论从什么角度来想，他怎么也不肯接受这样结果。忽然一个闪过的身影吸引到了他的注意力。

那是一个小男孩，他从渔网后面的一个隐蔽的地方猛地冲出来，纤细的小胳膊抓着比他整个人都长的渔叉。渔叉尖端刺入他的身侧。奥隆只用尾巴一扫，就将小男孩跟他的武器一起掀到水下去了。痛楚袭击着他，奥隆开始在船上大肆破坏：他扯烂了船舵，还把舵柄上的绳子撕得到处都是，接着他把剩下的东西全都扫到了水下。他碾碎了足够多的浸过油的木头，所以即便他只能吐出零星的小火苗，也足够让它们劈啪作响地燃烧起来。

他爬到栏杆那里，把头伸出船外。两艘渔船正在把乱作一团的渔网和用来连接的绳子丢掉。还有不少手持渔叉的人类站在其他的“猎船”上，向他的渔船驶来。奥隆不知道他们是来抓他还是来救火——他也不知道。他从另外一端跳水逃走了。

水与火焰！即使他潜在水下，那些渔夫也没有放弃追逐。他们一个鱼跃扎入水中，宽阔的肩膀制造出不小的水花，每个人都拿着一柄渔叉，他们的勇气熄灭了奥隆战斗的激情。奥隆竭尽所能潜到海底，趴在海底岩石上。一个人游向他，但他在水底的视力要差的多，更没法看穿奥隆的伪装。人类没法在水下待太久；他们挥手互相传达信息，慢慢向水面上浮，背靠着背随时准备好用渔叉戳刺在黑暗和朦胧中所有他们能看到的東西。最后他们全部登上了一艘小艇。

奥隆盯着那平底船慢慢地驶向大船，他决定开始移动。他浮上来，望着那些他的宣泄所造成的破坏。有两艘渔船毁掉了。烧焦的尸体漂在轻缓的波浪上，吸引着海鸟前来觅食。一具尸体上还隐约闪着火光，阻止着海鸟们靠近，可能是那位勇敢的渔叉手。海豚们还在这里打转，不时轻轻地推一推水面上已经死去的同伴。那曾经是他们家庭中的一员，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里。然而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生物，那就是奥隆扫下船的那个男孩。人类们把他遗忘在一片混乱和船只发出的烟雾中了。

奥隆游了过来，他的鼻子、眼睛还有头冠优雅地划开水面，用他蛇一样修长的身躯在水面上制造了阵阵涟漪。那个男孩面朝下漂浮在水面，他肤色苍白，已经失去了意识，海豚们一次又一次地将他顶上水面。

尽管战斗的狂热已经消退，饥饿却仍然袭击着奥隆。他咬住了那个看起来已经失去意识——不如说已经死去的——男孩的脖子，用自己的爪子抓断了他的脊椎骨，然后向着那片悬崖游去。一只海豚不依不饶地跟着他，看样子似乎很关心那个已经苍白的躯壳。它的眼中没有任何的欢愉之情。